



澤州府志卷之四十五

宗程書院碑記

程明道先生爲晉城令立鄉校六十餘所手正兒童句讀其
句讀按輿記及縣誌晉城卽今高平也余於康熙丙子歲辛
丑念先賢作令數非俗吏所能爲立鄉校以正兒童句讀其
卽記所謂化民成俗其必由學易所謂蒙養以正之意也卽
欲造一課士書院以繼遺意而名之曰宗程惜其時未暇地
且未小也乃聚博士弟子之少而有志及童子之可教者於
署東之公館而提命之繼則遷於尊經閣之兩廊至丁亥歲
訪有敗屋廢址久而難售者往視之則櫺星門在其東而南
臨小巷北倚學舍其西則官地也寂無四鄰以之造書院也



問實心立品爲真人品是之謂誠無論達而在上功垂不朽卽伏處牖下一言一動羣相則儆士習端則民俗醇其所補者大矣諸弟子其勉之反是則不得爲宗程書院之人無入此門可也諸弟子其戒之至若鑒余造此書院之苦心以廣明道鄉校之教是所賴於後之良有司矣

高平縣學重修敬一亭記

畢振姬

亭在明倫堂尊經閣之間可以言學矣六經之學博以約約主乎收斂無內外一也五倫之學知而行知主乎省察無動靜一也一者敬而已矣程子入道莫如敬蓋自小學入于大學其於灑掃應對進退之事持養已久是以大學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米廩敬老也序敬賢也術敬業也頌宮敬祖也經以詩易理性情倫以綱常立天地有閣有堂不可以無

允宜始捐俸購之其官地西接關帝廟前路之石旁列仄積如邱命傭工者移去計其值與購屋之價相半於是葺舊宇築新舍肄業之所咸備焉此東一院也北爲廳事廳右旁廂廂南爲臨卷之大門門左右有簾屏牆列於門之外是爲中一院此院之西植松二十餘株而築墻以蔽之擬砌池畜水作亭於池上以移守泗州之期迫乃寢兩院書舍凡三書有五間而敗物廢址土木營造之費約五百餘金工始於丁亥之四月六日竣於戊子之九月十日董其事者少尹李君震城洎驛宰高宏道也落成召諸弟子而告之曰士習民風相爲表裏吾所以造此書院者爲諸弟子計正爲一邑之人必風俗計書院以崇程名願諸弟子稟稟焉惟程是宗也明道先生教人治國平天下節自誠意始學者實心爲學斯爲真學

佐之而十之百之千之不使誠其心之所不覺覺有持而
無將讓寬假於其私自無放佚於其理私不一而理一也常
在曰止自知曰獨極深曰幾竦然若有所畏物不奪其心則
知止安止天矣介然若有所持動不違其心則守獨慎獨王
其惕然若有所承心不遺於事則沉幾知幾神矣主一之謂
敬無適之謂一一以致精致其虛此心無內外動靜主收斂
不主上蔡之展托一以備萬萬備其實此心有內外動靜主
省察不主金華之存在一爲主二爲用用止于九九復變而
爲一一者形變之始也水火之生化食貨之源流星辰之順
逆政教賞罰之先後鬼神禮樂之幽明主于敬用五事事主
于思以心作聖聖人之所爲學性情也而其所學天地也豈
不約而可行哉此亭之所爲作也嘉靖詔大小學立亭箴以

亭今使閣有藏書堂有尊卑族姓無主于其中非竊而文之
則狎而侮之矣敬之爲道中有主而心自存心用之一事他
事更不能入者事爲之主也事爲之主心可強而不淪况于
敬爲之主乎有主則虛無主則實兩言皆載近思錄以是內
外動靜之說起內欲不出曰虛外誘不入曰實則內外未始
非一一者敬而已矣子曰執事敬要使心之全體整齊嚴肅
以爲主流行周浹以爲用豈有一念之或岐一息之或間哉
新安敬義取諸易以其義爲學問思辨之善而善一南軒敬
仁取諸書以其仁爲視聽言動之禮而禮一濂溪敬誠取諸
禮以其誠爲喜怒哀樂之中而中一夫似中者延平不以爲
中中無主耳中無主而禮以定命善以誠身豈復能一哉平
日虛心觀理踐養之未發而一意一端擇而兩之四之參之

覺問學便已相續然則更能敬官學能敬業已

重修陽城縣學記

白孕謙

古之學校家有塾黨有序國有學司樂司成專主國
學之教而州閭鄉黨則分寄其任於黨正州長以至下之比
長閭閻上之鄉遂大夫莫不皆然蓋古之爲吏者其德行道
義俱足以爲人師故發政施令無非教也秦漢以來儒與吏
異趨政與教始殊途故甫登仕版則棄其詩書禮樂之習以
從事乎簿書期會儒者之學術盡屬筌蹄而視學宮爲粉飾
太平之具將何由而見先王之治哉吾陽儒學踞城東南隅
高峯列其前廻河繞其下人文豹蔚炳炳麟麟爲名公卿者
輩出比年戎馬生郊民無寧宇蹴居蹂雜遂使黌宮鞠爲茂
草戊戌春三韓戴公來署邑篆毅然振興之多士方樂觀厥

敬一實以程子四箴四箴所由適於敬之路也已當是時
星家氏氏爲天廟故甚敬祠而重祭以嘉靖學有殷殷尙
敬之失以鬼不能學武丁之學是豈主一無適而聖敬日
哉

今上詔修太學及於郡邑之學學武丁之所學承以大夫師
長莫敢不一於敬敬德之興也高平敬一亭廢學博劉君議
修難就工武君假令數月一舉成之亭成內外動靜皆從敬
入經術性情之微倫常天地之大未有致知不約之敬者貞
夫一也程子四默數舍柱指示學者操存之道觀於亭者知
學矣以亭主學以敬主亭以其尊經而明倫也主敬其益進
此而學也哉亭址高於舊二尺柱尋而楹常鱗參節錯下可

限以時自即選舉之途正於拔解赴省而未嘗別有優異元
明因之所以科場甫畢生徒散歸學博虛席雖限以聽學之
歲月而不能羈其久留佻兮達兮在城闕兮學校廢弛職此
由也夫國家立學豈僅欲士子精習業而慕騰達哉將以成
造人才明道濟世也審諸小學文藝之細以極乎道德性命
之原通諸詩書禮樂易春秋之文以全乎綱常名教之大本
諸屋漏慎獨之功以達乎位育天地萬物之量爲教甚精爲
功甚鉅故中年考校九年大成進德修業無已時也自無身
任其教者而遂無身其學者豈煌煌芹宮僅修釋奠釋菜之
禮而已乎陳公首重斯舉非直以妥脩先師實欲諸生之進
德修業明道以濟世爾工肇竣卽命諸生社集月爲一課先
之經義以驗其理學繼之詩賦以考其性情及夫道德性命

成而陳公奉

簡書來矣悲舊緒之已湮而慶初服之有基謂工費浩巨非一手足之烈遂捐清俸以倡鄉士大夫莫不翕然繼之乃獨言鳩工梓者石者金者埏埴者塗墍而丹雘者縮版而輿度者運輸而駿奔者罔勿子來恐後自兩廡名宦鄉賢祠戟門櫺星門以及聚奎閣兩學舍無不具舉望之煥煥而燦爛焉

陳公賦其沓窳張衡美其端寬錡錡列列居然鉅規蓋是役也雖戴公經始賴有陳公始克落厥成焉君子謂得綜理之宜矣余惟古人中年考校九年大成進德修業之事也至漢唐博士弟子通一經者卽授之官宋立三舍法則不過試以浮靡之文誘以利祿之徑然明經而必於通一藝試文而必

於歷三舍皆非旦暮可就慶歷以後雖有講肄誦讀而未嘗

釋奠之禮卽賴以存夫古之學凡禮樂之類則御之藝小而
登降進退之節大而養老饗族之用無一不出于學之中其
學不一故不一其聖與師今天下皆誦孔子非孔氏莫或遷
則釋奠于廟也固宜且廟之制甚備尊所尊則有敬聖廟次
及七十子之徒及歷代大儒經先賢論定或升于堂或列于
廡又有鄉賢名宦先達之言行可法前令之惠政可思始得
迎享於內二者設有不當則腹非而巷議之又其甚者後有
秉禮之士猶得申其說而易置之則此廟也崇德報功之典
激揚勸戒之意皆于是乎在所關顧不重哉戊辰十二月初
二日吾邑 文廟災聞前建廟之日術家言犯星忌當火推
驗之事儒者不道今果爾則陰陽諸書之作有以也
今上數幸太學親從曲阜頒

之原綱常名教之大位育天地萬物之量罔不諄諄勉厲若
家人父子之相告語也是豈徒事于簿書期會而棄其詩書
禮樂之習者哉諸生能因公之舉體公教育之宏思進德修
業日就月將聯翩彙進以輔

國家休隆之運固皆公之所造也公名國珍號鹿屏浙江金
華人仁明廉惠未及期月善政已不勝書教諭李集鳳訓導
馬佐俱以名儒振興文教縣尉趙應貴修飭之役與有力焉
庠生某某鄉耆某某或捐財或効力皆有功于此舉者例得
并書

重修陽城文廟碑記

田六善

決學校之義載籍詳矣古者入學必釋奠于其先聖先師後
世黨庠間塾之法廢自唐以來獨尊孔子爲先聖而廟祀焉

民之工酬其備用物之材平其賦上有先勞之心下有子來之義故能成功若是之速少府金公戴星來往日省月試獨著賢勞司鐸高馬二先生曰此吾職也亦殫力從事夫賢者固難得何吾邑一時官師之多君子也不可不記諸士觀宮墻之美絃誦之風異日得時而行亦爲國家先根本之治其無忘侯今日之教也哉

改建學宮記

孫必振

長吏佩聖賢訓出宰百里其所以上不負國家下無忝職業者道非可以一端盡其大者惟在於培民風端士習而已民風淳則型仁講讓時稭年稔士習正則人文丕變蔚爲國正民風士習若相判而實相因也且士爲四民首一鄉之父老子弟羣然觀望以爲里閭禮義之所自出國家人材之

御書扁額於郡縣廟不修復何以宣揚

聖天子右文至意邑宰項侯謂事無急於此者首捐清俸募文延紳士而議之余曰廟之不修豈惟賢侯之憂亦該處士大夫之羞然時方匱絀費甚鉅若俟捐金輸粟告成無日矣計近日寒家食祿厚請率子姪輩任其事於是庀材鳩工具廩餼刻日具舉而邑紳士讀書識大體者亦各次第致力焉語云此心此理同不信然歟工竣計物料工匠米麪共用銀九百三十餘兩經始于康熙二十八年正月二十九日落成于本年九月九日余因是而歎項侯爲治之知所先矣天下不可一日無政教則一日不可無學學者政教之本歐陽公云今有司凡簿書所不及責者謂之不急蓋傷之也侯獨考亭之傳紹濂洛之緒事有淵源故治有本末加意聖學

清火耗蠲雜派督月課嚴保甲整剔汲汲寸心靡他總期於
民樂其業士端其趨以實盡吾司牧事而邑之紳衿以遷養
學宮爲請余以振勵文風誠屬盛舉而維新學宮又長吏職
分所當爲况值

聖天子雅崇文教勸修學宮以是申請上臺余寧有憚焉第慮
遷徙之際規模將爲式廓輪奐於焉更新工作浩劇錢糧既
無額設民力又難輕役不貲之費將於何出於是謀之紳衿
分工協力各任乃事以責其成至於紳衿以下有尙義樂輸
者從若願衆議僉同爰講堪輿筮吉舉事余卽捐俸獨修葺
大成殿一座其餘東西二廡明倫堂正誼明道二齋啟聖祠
名宦鄉賢祠以及戟門泮池櫺星影壁東西牌樓左右茶亭
尊經閣文昌祠奎星樓敬一亭週圍墻儒學牌樓皆陵之僚

所由儲必德行文章表表一時如漢之董江都唐之韓昌黎
宋之伊川明道濂溪紫陽使千古而下咸奉爲道業宗範旂
常山斗其學問之淵源器識之卓越誠超於尋常萬萬也然
器識固推原於天成而材品必須沐浴於聖化學宮者育養
人材之地也古者建國君民教學爲先釋奠祭業示成禮也
大昕鼓篋示警衆也宵雅肄三示警業也其間師道裨乎君
道文治關乎吏治其象主乎文明其制通乎文運故必文星
璀璨奎曜炳烺始可以蔚人文之盛發科第之祥而創守因
革之間所係豈淺鮮也哉陵邑學宮舊在東郭宋金元明以
來鼎甲濟濟科第翩翩洵興隆盛地也嗣是膠宮移於治內
致聖域偏乎面牆科甲寢衰士子不無扼腕余由懷李改補
茲土位任二載一切地方利弊方悉心體察次第興革諸

自發入龍爾多士拔桂看花聯翩輻輳爲閭里光爲郡邑砥礪器識一如古儒韓董程周諸君子出文章爲經濟是卽聖門之功臣也余亦叨光多矣倘或得志一朝祇紆青拖紫揚揚鄉里已爾毋乃於改建學宮父師期許之懷殊多剽謬乎故因學宮告成之日並爲諸士勗之

重修回車嶺文廟序

馬鳴珮

澤州取舊漢澤名古上黨之高都縣也太行在其南峯巒泉西斜亘不等總名太行而天井關上嶺云回車轍跡尙存相傳夫子適晉自此旋轅建有大殿兩廡櫺星戟門碑碣俱存鉅麗炫觀冠蓋士庶過者咸竦然入禮而低徊焉予備兵汾陽嚮往之而未暇督師宜大復滯於邊關詰戎之務甲午冬得兩江簡命乙未仲春於邁受事先春三日歷嶺登關乃成

屬廣文縉紳衿士鄉耆義民或獨任其工或合任其事復有
鄰封慕義紳衿商民輸誠資助共勦大工者悉行勒石以垂
永永學右建書院一所後講堂五楹東西兩廊六楹出衆力
前講堂五楹東西兩廊六楹南厦五楹亦余捐俸獨成者是
役也經始於康熙十年九月二十四日告成於康熙十二年
八月初一日仰見規模式廊輪奐更新丹雘金碧赫奕輝煌
修俎豆之典禮如旦而舉遷之化理可張地靈人傑睹聖域
而光浮萬丈者文星之曜燦也蛟騰鳳起頓雲衢而瑞藹九
霄者奎曜之炳烺也其人文之盛蔚然而起科第之祥巍然
而發此一否泰之理剝復之數所較然而不爽者乎要之以
陵邑興隆之曩官還之陵邑文學之士士爾陵邑之神衿耆
庶實與有力余長吏亦何功之有噫嘻園橋旣復吉地景運

至聖無以加子與氏云自生民以來未有此語他贊頌語
廢而司馬太史立爲世家云以布云而學者宗之自天子王
侯言六藝者必折衷焉韓昌黎處州碑文云自天子郡邑有
司邇得祠惟社稷與孔子爲然而社主土稷主穀句龍與夔
又其佐享位不屋而壇豈如用王者事巍然當座配以羣賢
天子北面跪享進退誠敬禮如親弟子者今稱先師更尊於
帝王而嶺之廟又在國學郡州邑之外廟貌之盛與祀事之
烈不更著歟天下大幹三而太行獨爲北幹雖居晉地而首
秦踣豫盤礴於燕峯崎於三韓連斗杓以臨南極向明之所
以出治也與離之所以由生也茲祀與曲阜之林相望秦燕
豫魯之文運率於是司翕闢焉我朝定鼎御極以來首重釋
奠丕承文學內而胄子外而茂才之興亦旣彬彬郁郁矣予

禮於廟中階下而徧目殿廡棟楹依然碧瓦零落綠垣傾圯
丹青不煥俎豆無光爲之三歎夫晉中一經流氛之縱橫再
經逆師之風鶴而廟貌巋然如曾靈光謂非先師之靈歟正
材鳩工而聿新之雖各郡邑有春秋二仲止丁應急之祀此
祠屬於澤卽關於府於藩臬諸監司捐金而倡率之予當在
先是用簡諸同心共釀多貲州守孫丕承及高平知縣范程
祖等四縣夙夜靡遑克集厥事凡六閱月告成且請言勅之
石予曰卽曲阜宅立廟自魯哀公始立廟京師自梁天監始
郡學各立廟自北齊始州縣學皆立廟自唐貞觀始遵獨祀
配享之制易爲先師木其主自明洪武嘉靖始而嶺上廟則
始於唐貞元九年知州皇甫瑛相承增修有人今能復舊觀
高居太行之上爲天下郡縣邑之望同志之功詎可泯乎夫

縣在焉士人傷之余令邑之始則私念之謀之博士弟
子思以重修但學宮居南明倫堂處街北脉絡不聯啟聖祠
通坐街前連來充擾大非體統欲仍舊址勢必杜塞東門又
恐不便闢邑文廟西畔有民房一區氣象宏敞衆議改建筵
之得吉議建明倫堂東西齋房儀門大門堂後尊經閣迤東
一區啟聖祠敬一亭茶亭皆創焉又東門外舊有奎星樓雄
峙異方翊我文明年來漸就傾頽舉莫可廢而櫺星門柵欄
珠壁等亦久殘缺至博士舍署湫隘不能容膝來者屢僑民
居無論立雪甄育之無所卽僑居亦豈長計余素性嘉興爲
善且職司守土百廢宜興矧此斯文根本之大兼以部人士
樂行善事者乎以爲構無窮之佛地不若成此一基造七級
之浮屠不若崇此先聖積萬百緡以遺孫子不若奉詩書教

以茲廟之隆所助不渺也雖臨河而返適晉未果子夏之教
行西河亦所過而化所存則神之驗也至於歲祀則澤之有
司在卽可以此言登於碑順治十二年乙未 **馬鳴佩記**

重修學廟記

黃國瓌

問邑之治亂必視其人材之臧否問人材之盛衰必視其風
化興行之地合抱之木不產於步仞之邱千金之子不出於
三家之市余攷陵川之志邑治居太行之巔王屋拱翠萬山
環竒宋金間七狀元接武俊偉雄傑罕見其儔十二進士濟
美尤敦樸愷悌號稱長者當是之時學宮明倫堂雖在關在
城遷徙匪常迄今科第聯鑣此豈獨地方人文之蔚蓋亦歌
駉靡頌采芹之有地以煥發其祥與有力焉近學宮在城中
東南隅明倫堂處街之北前歲淫雨塌毀鞠爲茂草形勝其

維時叩鐘排缶以爲樂朱絲繁社若或脅之高平邑無婦
媼之會長吏爲民父母而莫之省憂如父老何會武公假縣
令佑君以其事請慨然捐金尙尉因助以其貲三壇並築春
鍾畢從不數日而工竣餘金覆之以瓦春秋工事作之書殿
之書絳縣之老罷矣澤門有哲扶其役而歌者止況於社稷
之役哉數日而工竣此其社爲樂公石相也春秋鼓社救兵
鼓社救水衛先生爲秦畫長平之策髑髏滿坑周齊東西之
所爭周漢南北之所掠屠以爾朱父子焚以粘木獬以闕賊
兼逆水旱蝗蝻之不時固其變也一中散坐白社董威駐輦
數千百萬僵屍蒸爲疫癘又無地妥其神神其吐之乎先成
民而後致力於神三壇宜矣抑聞之勾龍爲社柱爲稷者有
年殷以旱易夏稷周以兵屋殷社淮南子曰禹勞天下死而

以垂後昆與縉紳諸士庶言或獨任一工或併任一工或捐
貲財或輸粟米皆當躍然而興成此巨美如望旄頭之塵而
聽屬車之音以與勉爲義氣而恥爲儂薄或由此夫

重修三壇記

畢振姬

社壇在東稷壇在西高平南壇不可識古者長平建國此其
古之侯社乎抑大夫以下立一社或其置社也或曰壇主祀
風雲雷雨是漢所祀靈星也北面有墻答陰也坎座以陰時
陰位牲皆黝色喪祝掌其禮甚設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
焉高平三壇皆圯有民人無社稷先後令坐法免往歲劉佑
君教諭以黑衣奉祀事荆棘莽然址內外卧牛馬惡草具縮
酒烏鳶下窺其几擢之肉跪起不成老嫗束短帚爲尸無事
之止庶國之獲至此其極哉已謀之於余余悲里社樹無懸

石樓北曰碧峯兩山對峙爲輔弼梅水杏水環城左右至東
南合襟焉縣之龍脉自爲烏嶺迤東至玉皇嶺突起一峯聳
巖出羣巒之上爲少祖起伏蜿蜒而下直抵城之西北隅乃
知昔人建置目力必景純流亞也故山川融結風俗淳龐民
崇儉樸而力農桑士習絃誦而重廉耻官斯土者廉明正直
多以上考超遷至科目之盛甲於冀南明成化時石樓李司
徒公發於前嘉靖時莊靖劉公位總河尚書神廟時先祖宮
保先外祖司農中丞兩孫公銀臺韓先生一時位八座耆四
而鄉寺不與焉嗣後風氣稍弱及崇正癸酉流寇渡河縣城
失守焚掠之慘元氣爲之大傷時先長兄司隸以忤權貴謫
戍雲中受經畧孫公傳庭國士之遇贊畫軍前佐邑令籲請
捐貲首倡築城鑿池雉堞視昔增雄矣

爲社稷作稼穡死而爲稷升除遷轉不一其人亦若長吏之
能官與其失職上功曰最下功曰殿云乃今三壇基置小鳴
大吻自此有賢君子其間吏行勉之矣樂巴以鬼道治民而
民治張魯以鬼道治民而民亂三壇陰神使鬼物取以形夫
吏治之得失蓋亦人事也哉振姬叩甕拊缶相和而歌以爲
樂鵲鵲而襲諸人間社稷存焉耳武公謫太原攝篆高平又
僞王修敬一廢亭皆以佑君請勤事其於人事知之矣

補修縣城來脉記

張道湜

天道地理人事務專家者每軒彼而輕此余謂非通論也造
化剝復否泰之機迭爲循環善哉易之言曰無平不陂無往
不復所謂先天而天弗違則地理人事靜聽轉移者也吾邑
水得名而山之數百倍孤城如斗西扼河東之亢南曰

咸以爲修風氣之驗云至今又二十五年余亦衰老絕跡城
市曩所補直顛敝甚於舊兼之庚午辛未蝗蝻爲災疫繼之
老弱死徙村落邱墟沃野平曠鞠爲茂草幸值邑侯趙父母
福曜蒞止噢咻撫字哀鴻畢集而學博程君精青烏術詢吟
昔盛衰之由以補修龍脉爲刻不容緩之事趙侯深偉其論
捐清俸贊其成特遴諸生張子繪章百里造余廬而以醵金
畚鍤之役相屬時距秋闈止兩月余念時日迫矣謀於有衆
恐類築舍竭綿力從事督王者十人所修築仍前二處役募
隣封健卒限以程期石增之倍高土增之倍厚圍以界牆行
人不止絕攀躋之路且無敢旁睨之者雖爲費不貲庶稱一
勞永逸焉經始於六月初六日落成於七月二十八日比撤
棘吾邑入穀者二韓子性善鄭子采宣鄭城中籍距前丙子

皇清定鼎科甲蟬聯一時位方面者七仲暉高公石幢王公
六一韓公泊園王公余亦備兵瀛海及覃懷守臨鞏道兩先
兄而部郎守令不與焉秋闈自丁酉後六科無雋者余於壬
子歲入城諸庠友相對咨嗟余因循來脉而上至過峽處名
麥稽腰左隣絕壑爲雨水衝塌止餘一綫余卽擇吉用石砌
補之而下視城之落脉水齧爲溝西北兩關居人履爲捷徑
填與城劃然中斷矣據父老言自古西城一面皆土舊令儀
封尙改砌以石鑿土縋城而上爲敵臺計固疆圉而來脉實
因之損此輟科所由始也余聞而嘆曰天意也可以人力改
亦可以人力全因寓城數日兩旁疊石高數尺他處運土覆
爲魚脊以斷行路而丁巳余姪德業發科至甲子則韓子麒
北丁卯則余弟道謙余子德臬貢子節鉞庚午則余子德集

深谷中者不及過而問焉若乃城東臨河常患冲塌封疆之所繫也夫河源出烏嶺東澗卽所謂梅河者是也東流三十餘里匯聚衆流東南合杏水入沁河浩浩湯湯一往莫遏其爲城患也實甚嘉靖時伐石爲堤患乃息顧歲久蓄蝕鮮有完且固者比年以來時圯時築工役頻興大抵皆防禦於一時而不能永杜其後患也康熙甲戌季夏山水乘霖雨而發衝堤激石震蕩漂流無所底止聽其聲如狂風怒號迅雷暴起卽而視之則駭浪驚濤奔騰而澎湃其洶湧莫可名狀邑中父老驚相告予策騎循行見水溢堤壞距城垣僅數武岌岌乎危之或曰堤敗將及城當議築或曰勢迫矣築堤難保障而防之予獨以爲壅水之流不若殺水之勢也用人之方不妨損地之利也於是度其高下相其便宜竊有見

雜君人文實破六十年之天荒云足徵地靈將復若或使之
不然前此豈無官師視若越人之肥瘠乃蹉跎至今羣心鼓
舞工成不日豈偶然哉余謂縣城一邑之綱領徵不止科目
而科目其顯著者冀自今伊始宦於斯者皆龔黃卓魯之選
產於斯者守唐風蟋蟀之遺力田者慶簞車服賈者富財賄
人敦禮讓戶習詩書科甲人文繼軌前賢方駕近哲庶不負
官師再造殘疆之雅意乎哉有譏余效野人豚蹄之祝達達
伯玉獨爲之耻者勿恤豎之貞珉曠世而下必有同心踵事
增修沁之盛可永保矣是爲記

改濬城河記

趙鳳詔

環沁皆山也其石樓碧峯對峙城之南北而諸水襟帶於其
間或爲細流或爲巨浸其涸也有時其決也無際他在幽澗

則吾豈敢夫保障一方以安民安樂有司之責也今且
未遑亦惟是以佚道使民或可告無罪云爾是爲記

勸修丹河石堤記

李棠馥

出吾汶闔闔北百餘武丹水環流浩浩蕩蕩桃花瓠子時有
隱憂蒞人綢繆米雨築有土堤爲衛是以河循故道關城免
沉寔之災膏腴鮮汙萊之患恃有此耳縣志城制如龜夾兩
堤堤如蛇邑所以名元武也自壬寅夏霪雨經旬河流暴漲
堤岸崩頽比季因循未築遂致河伯歲徙日漸南侵沃土半
付波臣雉堞廬舍且岌岌乎有剝床及膚之虞東關首當其
衝爲害尤急父老累詞控修當事慮時詘舉羸勿動爲大庸
知及今弗築勢且日益潰決後此更難爲功矣余嘗目擊河
水夜發澎湃高數十丈直灌濠衝城城門扃鎖以折關落民

於河之逕趨東南者稍引而東則水與堤遠不爲害且碧峯山下多隙地無居民田園廬舍是可掘而注也爰令衆議僉曰善乃程工度地均分丈尺募民夫而役之鑿土爲河導水逶流山麓約三百餘步始與舊河相接又取其旁棄土壘砂成堤相隔石堤數十軒復將向之衝決者補築之塌毀者增修之經始於相月之朔閱五旬而竣厥事焉夫碧峰圖經之名山也面石樓而並峙高峰峭壁陡峻崔巍翠栢蒼松蓊蔚深秀今又有清流激湍經其前水聲潺湲不絕邑雖小亦一大觀也予始念不及此第願自今以始幸是邦者無勞民動衆之煩生斯土者無築城鑿池之役相與休養生息以保巖疆而培國本是則予之志也夫邑之人顧相謂曰順水性以

而工告竣自茲以往原田免陷洪濤國可奠
久遠利賴無窮豈但小補云乎哉嘗讀春秋凡有興作雖時
且義必書以見勞民爲重務耳是役也匠作見工而見直里
甲無擾而無累所謂以逸道使民雖勞猶弗勞也余初從一
邑利害起見倡爲是舉省事惟勤罔敢任勞勸導樂輸罔敢
任怨庶幾可告無罪於維桑耳至捐俸倡修以致于來効役
永固河防福及城社則邑侯之績且與丹流並永矣

厲壇碑記

趙鳳詔

從來明則有人幽則有鬼陰陽判而理則同六經諸史未嘗
畧而不論蓋可知矣稽古帝王繼天立極每以神道設教其
置城邑各設立廟壇治明理幽制兼備也我廣寧自罹兵燹
數十年於茲而城郭之傾圯如故舍宇之燬棄如故至於壇

房衝毀死者數百水患匪輕有堤且然况堤決乎歲丙午夏
靖江侯父母來蒞茲土下車伊始余首以是役爲言謂無堤
無衛無衛恐無城無郭其關一邑之利害實大但度勢量功
衝決幾二百丈且岸皆積沙如僅以畚鍤從事必旋修旋潰
徒費罔功自非伐石高壘安得一勞永逸因思工浩費繁公
帑固無可動若以是重勞百里恐非常之原黎民懼焉可與
樂成而未可與慮始也策其上不病官下不病民自可成大
功以禦水患計惟倡義捐輸乃克有濟幸我邑侯嘉茲義舉
捐俸首倡余與方伯畢公各慨爲解橐以助因大集同紳協
力贊襄慮猶未足復延比邱照光持鉢坐關苦募者數月賴
里中士民樂善罔惜一簣一勺以助高深而後鎔銖所積乃
丁亥事竣月也經始於丙午中秋落成於丁未初夏八越月

澤州書院始宋宗丞伯淳程先生以治平四年山上海
鎮爲晉城令晉城去今州治三十里而近先生道大德尊光
被天壤至其所以爲晉城者當五季迭亂金華創殘之餘禮
樂詩書絃誦之習久而未興先生多設鄉校擇秀異之民羣
萃類居教之以學親至其處爲正句讀晰文義使知入德之
方孝弟忠信禮義廉恥之道熙豐中士之備者連收科目而
人俗以厚魁傑忠廉守節善道敦行而文者徃徃介出其間
迄于今風行澤流聞而興起德化之盛猶有存焉其諸鄉校
之設最近治者故在北城之外此書院之所自昉也然今則
平巖遺墟舊跡亦泯然盡矣前明州守王君建文昌書院於
張公祠之左其後巖使楊君更其名體仁書院曰此生賢焉
化存神之地也檄州守徐君蒞厥事祠先生於中以伊川爲

廟又何暇議修議建耶余甲戌春蒞茲土適當灾
苦不堪竭力撫綏席不暇煖民命若此何以身爲
數月間一
變因革漸次舉行是歲秋縣尉王君曰自公下車
以來文廟
已修葺矣義學已復初矣城基築而河道開矣
釐奸剔弊又
若此矣其厲壇湮沒寧不爲之整興余聞之喜曰
正獲我心
但恐所費不貲或致中止尉告以積年措貲若干
願爲重建
余於是捐俸授之併紳衿所共捐者卽命尉鳩工
庀材擇吉
創造不半載正殿兩廊及施食之所巍然落成可
以垂諸永
遠今而後俾無祝之鬼依時祭享不致悲泣於
淒風苦雨哀
號於衰草寒烟於是乎幽明之制盡備而尉之
陰隲亦足徵
焉是爲記

其必祀於學者今不可考則亦不敢臆論矣故康成以
周公若孔子者非斷詞也而先師則因其時之所尊者而祀
之故鄭氏又以謂如高堂生制氏毛公伏生之流大司樂凡
有道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爲樂祖祭於瞽宗是以祀
天子視學命有司行事祭先聖先師焉夫天子視學於成均
則祀先賢於西學者所謂祭於瞽宗也春秋戰國亂世猶有
聖賢爲之師秦漢時猶有專門爲之師皆祀於學漢高帝過
魯祠孔子明帝行鄉飲於學校祀聖師周公孔子猶未知所
尊屬尊孔子之義也魏祀孔子於辟雍以顏淵配歷晉宋齊
梁陳隋皆以孔子爲先聖顏子爲先師唐武德中釋奠於太
學以周公爲先聖孔子配焉房元齡建議升孔子爲先聖以
顏子配焉高宗永徽中復改周公爲先聖孔子爲先師顏子

生並張邵朱呂七先生左右列而配焉謂祠爲先生專設也
未及百年墻屋圯傾蔓草寒烟蕪廢不治先賢木主崩剝漫
漶不可辨識康熙壬申之冬漢水倫君來守是邦閱明年治
和人安景先賢之遺烈修祀事祠下愾然興歎作而新之捐
俸解金以勸其邦之士夫不勞民功而役者子來旬月之間
率新鼎構而俎豆絃歌講肄之地有如曩昔旣訖功君命余
記之余惟昔者先生之教有學有祀禮凡始立學者必釋奠
於先聖先師又凡學春官釋奠於其先師秋冬亦如之鄭氏
註云先聖周公若孔子先師如漢禮高堂生樂制氏詩毛公
書佚生古者建立學校未嘗不以祀爲重事蓋有學有祀先
王之教也然當其時自國學至校序庠之鄉學莫不有定制
而已無適主意古者能爲焉陽諸人或以爲聖或以爲師

卷之四

A vertical strip of a document page, likely a page from a ledger or a book. It features a series of small, dark, rectangular marks or stamps arranged in a column. The marks are irregular and appear to be ink or a similar material. The background is a light, textured surface, possibly paper or parchment. The strip is oriented vertically, with the marks running from top to bottom.

卷之六

王書並四子而列於廟堂之上將無逆數者乎

與亦庶幾其祭於寶宗之禮也

之學也文廟猶古之所謂祀也今之書院猶今之

元豐之酒會吟之記也體仁書院爲先生面立祠先生

合於先王之教有事有罷之義然則舉也庸

[illegible]

左邱明從祀太尉長孫無忌駁正云漢魏以來顏回夫子
魯先師宣父周公迭爲先聖貞觀之末正孔子爲先聖以
儒爲先師依禮經之明文酌康成之奧說由是以來先聖先
師之論稍稍定焉後世州縣之學廟祀孔子以顏子曾子子
思孟子列於廟堂之上庶幾得古者祀先聖先師之意矣余
間嘗竊有議焉後世言釋奠者本禮記今之廟祀孔子於學
是已言先師者雖本鄭氏而未盡其義焉稱孔子曰至聖先
師則是先聖先賢師並爲一人揆之經禮是爲未盡其義也
雖以顏曾思孟四子者猶不得謂之師則是如高堂生制氏
毛公伏生之流反得謂之師耶高堂生制氏毛公伏生之流
經師也非人師也而顧謂爲師若宋豫洛關閩諸子者非所
謂之師而謂之先賢而

而并斗級開口是皆李斯之倉庫也豪右走利而黷吏膏虐
而角且翼民窮卒莫之警省見其害不見其利久矣今衛公
之經國昔畢氏之安鄉一也禮家施不及國振姬社義莊於
伯方輸粟百石社長平於得義輸粟五十石爲振姬鄉人家
人耳社倉利在鄉不利在邑在鄉便在邑不便也民以爲
便則安鄉安鄉則重家指謂倉粟在鄉去此乎民以爲不便
則危鄉危鄉則輕家指謂倉粟在邑留此乎邑有倉而無倉
法敝也有倉資盜抑或視其鄉人之殍不肯發歲以扁鎖封
識至紅腐不可食無以賑恤水旱蝗螟疾疫之災豈法哉故
法不可不便也

清興踰三十年徃年分道賑恤使者冠蓋相望惻然出於至
仁之心而法猶未立周禮小行人之官札喪凶荒厄窮爲一

利外之乎始元清平利民耿壽昌請官錢平糶錢不出於官
今其法窮開皇義倉利民長孫平請百姓里人計戶出粟粟
不出於里今其法窮慶歷廣惠利民韓魏公請諸沒官之田
承佃輸租備賑租不出於官田今其法又窮卽不窮而官貯
之官發之官歛之其害止於不便民貯之官歛之官又費之
其害近於不仁民與吏胥爭利不勝也卽有水旱蝗螟疾疫
之災何以救之此非周公之法也朱子誦法周公終以社倉
爲便乾道四年請府籍常平米六百石夏受粟於倉冬收加
息十有四年中間息米造倉籍米還府見儲米三千一百餘
石歲給鄉四十五里石止收耗三升不復加息陸象山知制
誥編入淳熙賑恤真西山帥長沙做爲嘉定積貯彷彿周公
遺意助王以養其民者也安可以利害廢法哉害常伏於利

蓋周公之法也衛公將順其美斟酌常平義倉廣惠諸法
爲社倉周公之遺意而奏議焉仁人哉周公施於國縣都
鄉里各有委積從民利以爲利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王安
石施於國青苗保甲各有條例滋民害以爲害以三十年之
變籌國息無他利民便民害民不便乎民也賑恤水旱蝗螟
疾疫之災必有積貯以待之鄉有積貯漢初都鄙廩庾皆滿
後周公而民便邑有積貯隋唐洛口黎陽砥柱皆滿前安石
而民不便利害較然法亦從可便計矣白父母爲利民先之
仁者利法周公府州縣爲害民難之仁者不利法安石爲害
之法至安石不勝其害宜其逡巡也爲民父母率其紳衿富
室徒逡巡於社倉之利害而不賑恤何以鄉何以邑不積貯

此近可法景德安內遠可法開皇實邊將順至仁之心覆於天下安石與於不仁之甚者何爲逡巡利害難此社倉之法矣乎父母先而紳衿富室不敢後官與豪右爭民無不勝德自利見其利不見其害雖無水旱蝗螟疾疫之災亦有以爲之矣鄉之人皆曰便康熙十三年正月畢振姬記

署州事高平令編審議

梅建

五年一編審原因此五年中人丁之多寡家產之厚薄消長互異此天道使然人莫能強是以朝廷定爲編審除故增新察貧陞富務期均平無致偏苦此以人事補天道之盛典也今本署州恰際此時行得一椿好事便遂得一塲願心然而遲遲未審者以任事日淺民間多寡厚薄之數不能週知

之中安石暗於防害故以周公之法籌國息利嘗倚於害之內朱子勇於興利故以周公之法制國用比間我友不走還縣大觀縣爲軍需菽粟乃活不利金生熙寧金爲俵本石煮皂隸火衣冠倉精士人領無催牌陳留斗級雀升龠家量三老收無斛面兩岸白沙詔損費出穀主戶家一石客戶家五斗遊食不占三分青苗書聚歛收息舊穀石一斗新穀石二斗因陳無息小饑息其半中饑蠲其息大饑本待豐年建陽五夫之活法富民有取而無與貧民有取必有與好民自夏爲盜蒲陽八字之嚴限饒直一石歛散在廟更十年當造倉催役一石收受須人至三百當加廩舉放阻於宿惡宋以官長理償冒支出於里門元以保人代納社倉約如此林駟有

多產常厚矣然勿慮報丁多者盡增報產厚者盡陞本署州
不過通盤合算適符原額卽止倘公直戶頭及散戶人匿不
直報而令骨朽者不除名壁立者不擦差則本署州斷所不
忍惟自下則陞中中則陞上知我罪我初不暇計爾民其諒
此意勿忽

重修澤州文廟序

官于宣

文者治象也教者文德也故訟獄之氣繁則國多兵彙倫之
教衰則人易亂欲弭兵必自省刑始欲偃武必自修文始雖
一時之政教而一方之治亂基焉余以渠令來守澤芻牧自
厭或者曰守令之官得以親民課士昔人恒樂爲之余旣不
車凡百惟以無事爲福不染爲心故公堂聽政自朝至於日

恐負此舉耳今限期將屆擇吉於九月二十日開審但訪得
向來公直戶頭所開議單一里一甲一戶之故者貧者只在
此一里一甲一戶內報陞報頂甚至避怨不報有人亡骨朽
而名不除家徒壁立而差不捺若照此以行第謂之黥丁可
耳安得謂之審丁在丁多產厚者以爲增一丁陞一差頻年
承納俗謂之萬年累殊不念陞因產厚增因丁多均是人也
何幸爲天所獨厚而得丁多產厚哉試看故者除貧者揀應
除應捺之家方自傷命薄號泣呼天切切然望增望陞而不
可得乃應增應陞者不願增不願陞無乃甘與故者貧者同
類而不顧耶今本署州與爾民約凡丁多產厚者公直戶頭
應乘公報出以聽審奪此非急民之丁多產厚必欲增陞

見牛馬相逐逐余雖欲與多壯猶不能也
游於此日豈可得哉彼也轉餉擊鑼而此鼓篋釋菜彼也學
宮鞠草而此城郭雅歌蓋天心之厚澤人而澤人之型仁講
讓行善向化惟日孳孳以永享天心者當不待余之家諭而
曉也余以刑官奉檄得兩縣民社茲不得以刑治澤竊欲
廣教化以美風俗去刑者卽以去兵也絕譎者治世之音所
以止亂也詩曰在泮獻功在泮獻馘用武以文也太牢以祀
之樽俎以折之禮以爲國儒可却敵也余之乘此時修茲廟
也正欲以詩書道德之氣靜四方戎馬之鋒以至聖在廟
之靈祈城池社稷之福也爾都人士其勿以予爲迂也已抑
更有說焉澤俗尙鬼神崇報賽僧寺道舍橫斷丹蘄淫祀無
福余獨向泮宮加之意焉興文教尤所以正人心也質與於

未旻已無餘牘每於退食之暇進諸生童子而校之論文樽
酒賞識拔尤時廣文先生適以讀禮去官學憲命余兼其事
余乃與諸生日益親爰稽州志本州
年刺史李公祥重建旣凡數修修而復敝其爲櫺星門棟壓
將崩其中大殿兩廡時滲漏不蔽風雨其後明倫堂亦樸畧
不飾余不揣獨任其事鳩工告成凡六閱月而罷雖未敢云
建立然廟貌一新規模宏遠矣乃或者又曰王事孔棘四郊
多壘濩澤何暇及此余乃作而言曰客歲軍興已踰一載凡
遠颺之地與夫王師經臨之處備乃親糧峙乃芻蕘荒其畬
火其居凡此士民婦子室家慘然不樂而澤僻處太行父老
子弟至今未見兵革不可謂非天幸也爲長吏者際四達之
衝以書日百餘封稍遲其限罪至貶削方且夜以繼日與健

司鐸者多志之曰某某真師範而庸者不聞焉科甲名經
勞費其政事宜遊之譽布衣儒雅傳會以忠孝節義之名不
幾於美而無刺泛而寡當與將何以觀而威感而勸且懲也
昔楚史記名檇杌專主乎記惡懲戒之義今之志獨不聞焉
豈今人盡賢於古耶抑志不足信如孟子所謂盡信書不如
無書耶余深用慨焉修學之後將謀修志適奉檄徵邑志爲
輯通志故也夫美而無刺或竊附善善善長惡惡短之意與條
次舛陋字畫魯魚舊者泛而寡當新者闕失未次何以備一
邑之觀而辱大方之目哉將亟爲改觀羞囊不能佐裏梨膏
詢於耆宿畧無點較以備一邑之志則可若欲取一邑之志
一一愜予之志自附於行古之道則予未肯自信也雖然止

嘗修者僉曰然乃選石而樹之

陵川縣志序

孫必振

周官小史掌邦國之志外史掌四方之志以察民俗以稽吏治郡邑視古侯國而無史官邑之有志意務諸此膺民社之責者以時考事次其闕失式備一方之史亦猶行古之道也行古之道莫春秋若嚴美刺昭勸懲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不能贊一詞固千古史學之宗也而邑必有志典章存焉教化寓焉治忽辨焉以備考風徵獻之典詎不通於其文則史之遺乎然余竊有疑於今之邑志也疆里建置賦役物產風俗古蹟各有志不過稽其沿革仍其掌故以備考而已若無所爲可否也至於人物者治忽之所從出教化之所自起而興

經權一裁之以道義則邑之有志詎非膺民社者經濟之書
哉讀而窺其要領識其大體以存典章以寓教化以辨治忽
自附於行古之道予雖未敢自信乎亦聊以志吾志也

重修東關炎帝廟碑記

柯貞幹

羊頭峙高平縣治之北在昔相傳古炎帝神農氏藝五穀處
其上有帝陵焉陵之下卽藝穀圃也蓋粒食之原昉於此詩
曰粒我蒸民莫匪爾極帝之功德萬世永賴矣歷代崇報之
典春秋二仲立廟祭焉所謂上廟者是廟去縣治幾四十里
祭之期恐遠不逮焉爰附東郭立廟今所謂下廟是也問廟
之建無有能言其創始者其重修則自宋元以迄明諸碑記
悉載之入我

字櫛句存乎志者也神而明之存乎讀志者也昔鍾伯敬高才達識恥以文人自了乃作史懷取上下數百年事掃理障決羣疑洗沉寃誅旣死是是非非一裁之以道義陶釋主讀之曰此伯敬經濟之書也使讀志者能如伯敬之讀史自開心眼披星野之圖則思郎官上應列宿何以無忝厥職弗獲罪於上帝也觀疆域山川則思何以設險何以制勝也俯城池之彈丸何以固吾圉坐公署而退思何以補吾過也視學校之廢則鼓之舞之以敷聖人之化承祠祀之典則敬而不瀆以觀百姓之庥也稽貢賦拜戶口則思何以省而不煩庶而不耗而且一切之利何以興弊何以革蠹何以剔也考人物之顯晦觀風俗之貞淫何以是非不致混同淑慝且能

山門五楹觀音制高大之臨大路以壯偉觀工始於甲戌之
夏訖乙亥之冬乃告竣廼堅廼塗爰丹爰護負輪之美遙延
野綠遠混天碧翠屏障其左丹水自北而東爲滌繞西挹金
峯之爽氣南望游仙於斯拱翠而又方帝日中之市四月維
夏因廟社之會聚四方之民陳百貨而交易之各得其所禮
行樂作神人胥悅此則極廟之勝槩擴高平未有之大觀也
余繼高平自辛未旱荒民艱於食者三年何堪土木之舉乃
余歷任之歲卽獲有秋及廟工之興而風雨以時年告大有
婦子寧而百室盈矣安知其非帝之靈貺率育下民以至此
也况

國家日以愛百姓爲諄諄愛百姓莫切於立養而興教修茲

國朝舉先代帝王有功德於民者悉修其陵寢命有司致祭而茲廟以僻在山城歷年來風雨漂搖鳥鼠竄伏垣頽簷墮瓦裂榱崩雖春秋之祭未嘗不舉而修以新之則有待乎其人癸酉春余承乏茲土因父老之郊迎暫憇於廟目擊其頽圯荒涼惻然動維新之志而未之逮也越明年諸政事粗理余敢謂德及而信孚信孚而人和哉而公餘多暇乃率廟社人氏而語之曰爾等食德飲和忘粒食之原乎而忍俾帝之廟貌傾圯一至於此於是余捐微俸復爲廣募閭邑紳衿耆庶以襄厥事按廟三殿三大楹儼古宮殿規模兩偏小殿宇仍其舊殿之後正庭五楹東西耳樓上下各十楹週垣壁立殿之前欄以月臺臺之前甬道東西兩廊十四楹廊之南食

多思謀諸人復衆情難協且慮董理不得其人將勞民招謗
曠工遲久而卒底無成不幾貽築舍道旁之誚耶會州之紳
士僉有同心數爲余言之余乃搜諸笥篋得積俸前後計五
百金諸紳士之好義樂輸者約數倍之遂舉趙君暉王君士
純端董其事獨吉鳩工庀材募役經始於康熙戊戌之四月
告竣于己亥之八月通計正樓七角樓四奎樓一敵樓二十
有三月城三面馬道三座女牆欄馬九里三十步濬壕週城
挿柳週壕并甃城中石街東西三百丈南北三百丈其中重
建者惟此樓一角樓二月城欄馬牆并新栽楊柳千餘株餘
皆因其材而增補之合其工費較重建者居十之六而北城
樓又居六之五焉宏敞磐固有加于昔落成之日偕諸僚佐

廟也民知粒我有本而歲享豐諸譽髦又請修學校及文昌之閣奎光之樓以廣教化而美風俗夫宣

廷之德意俾百姓食德而興行良有司之事也余敢謝不敏哉後之繼余之理者觀余之作其亦可以知余之志而爲可繼也夫輿人之論請以余言勒諸石以作後來者法庶廟貌之莊嚴與羊頭之陵與藝圃並壽不磨

重建澤州北城樓碑記

佟國瓏

州城舊制東西南三面有樓而北城之樓則始自隆慶四年州守顧公所創顧公之言曰北方元首也其他股肱也元首早於股肱可乎乃建北城樓一座以爲一郡主焉歷明及國朝歲月浸久日卽頽敗前守陶公謀重葺之旋以乞休歸

於何知之聞公父故封光祿大夫在只公積德累仁好善樂
施其初修太行山之路也自州屬攔車驛至河南接壤之長
坪鎮計四十餘里不惜工費開鑿補砌迄今陟羊腸若坦途
頌功德者將千載不衰嗣後軫念州城東抵界牌嶺俗名紅
膠泥路者偪仄險阻天雨泥濘跬步難行人畜往來常遭蹶
仆至不能保謀欲修之而未果乃遺命囑其長君山左鹽運
使司叅政簡庵公代成之康熙四十七年甫舉事而簡庵公
歿公時留都候補聞兄計遽返營其喪畢遂踵而成之或曰
公何若是之汲汲也公曰此我父兄之志有所事而未終者
吾豈敢稍緩焉乃出直募力伐石于山紆者刻之使直狹者
增之使闊其間有倍價貰人之地而避險以就安者綿亘六

紳士宴于樓中憑欄俯眺則三水滌瀾委蛇環抱遙望太行
王屋砥柱析城諸山浮青疊翠棋布星分信乎兩淮咽喉三
晉門戶也不有茲樓其何以壯麗金湯乎因舉酒囑坐中曰
此固陶公所有志而未逮者余何幸得成之非諸君之踴躍
好義與董其事者之得人曷克至此哉按舊記云近歲澤王
科甲北樓始建其年登第者二人以爲增高元武之驗今茲
之舉亦必有瑰異之士乘運而起者余且拭目俟之矣是爲
記

秋木王氏城東修路記

佟國瓏

聞之孝弟者百行之源也人未有不孝不弟而能濟人利物
樹奇績而垂不朽者有子曰孝弟爲仁之本夫所謂孝弟

孝弟者乃見善則行而已也其大者莫如善繼人之

斷湫隘無隙地可建學宮西郊之外伯玉嶺委折至鳳原岡
地稍平行且勢居上游諸山來朝儼若拱揖而文廟在其環
抱間翼以學舍官廨轉焉稽之邑乘蓋宋時遺址云歷世至
明時葺時圯迄宏治庚戌長安王令始大興厥王越十年洛
陽楊令踵而成之制度完好規模宏敞若殿若廡若堂若門
若廩廨若房庫號舍次第修整前志記之甚悉宮牆數仞庶
幾哉巍巍巖巖崇山並峻矣崇正戊辰天長徐令復加修葺
未幾世值滄桑邑不戒於寇雖廟貌未移而學博官署以及
簋簋豆籩之屬蕩焉無存承平以來宰斯土者席未煖率遷
去視守令如傳舍無暇整飭學務春秋釋奠苟簡而已比者
午未之交蝗蝻肆虐人民逃徙畧盡一二子遺因典守儼居

十餘里之險途一旦而成康莊矣其所費追不可紀數工竣
始人欲記其事而公弗許以故郡乘闕載余蒞澤七年往來
于是路者屢矣詢知其故乃不禁憬然歎興曰不吝不怠不
矜不伐體父兄之志而終父兄之事洵孝子悌弟之用心哉
今公將起補監司本孝弟之心以爲政吾知德望日隆名位
日顯立廟堂之上而措天下於磐石之安國易易也余忝司
民牧職在彰善忍使利濟之宏功徒嘖嘖乎行旅之口而弗
爲之表揚也哉爰作王氏修路記以附藝文之末時康熙五
十七年仲冬望日也

重修沁水縣文廟記

趙鳳詔

沁水環山帶水茂林蒼翳壤雖僻實明且秀也望氣者稱營

文物之邦也山川秀氣萃於斯文鳴珂曳珮之士接踵相望而根本之地敝陋弗堪其何以肅觀瞻倡教化乎且夫修舉廢墜興行育才實有司之責也余不敏其又曷敢多讓用是早作夜思銖積寸累視事凡八閱月出俸金若干選材庀工程能授事先戟門次大成殿次兩廡次學舍墻垣之圯壞者壘築之棟榱之崩折者易置之神位之缺失者更立之器具之訾竅者增設之計星紀兩周迄今丙子而始竣厥事雖視昔之巍巍巖巖崇隆輪奐者或不能無間而制度規模猶彷彿當年遺意庶俾山陬士子自今以往由此習禮而進退周旋可無愆節也由此講學而身心性命可悟精微也由此明倫而民俗可以還淳人心可以復古而唐風蟋蟀之遺不難

他所往往攫廟中寸椽片瓦以易食兩廡木主半作饑民爨
下薪昨歲初夏地震自西而來棟宇蕩搖者數四頽垣敗牖
零落砂磧向之崇隆輪奐者駸駸乎有荒煙蔓草之慨焉夫
物之成毀有時廟之廢興亦有數唯是學校之設俎豆之器
可興而不可廢可成而不可毀沁雖巖邑乎獨奈何使習禮
講學之所竟一旦將委之草莽也余以甲戌暮春蒞治每於
朔望瞻拜禮畢循行殿廡輒徘徊久之顧地瘠民貧又叠遭
灾稔瘡痍甫起未便鳩土木功而此中怛怛然常不自安竊
私計曰古者建立庠序其非飭文觀美之謂其謂納天下於
軌物之中而使之敦詩說禮以實踐夫道德仁義之途而衆
著於親義序別信之倫也故月則課於斯季則考於斯三年

大七舉其秀者而升之鄉又拔其尤者而升之國其次則明

子不及類三老周鄉以禮入川太學少壯以學爲事講堂以至祠閣橋門齋廡無不次第繕修因其舊而新之期年而告成爽塏壯麗煥然改觀矣時公以內艱解綬歸久未礱石以紀其事越十有餘年余在假里歸邑廣文劉君佐世詣余徵文以垂久遠嘗聞化民成俗興學爲先古者無一地不建學無一民不向學天子辟雍諸侯頤宮別其等也庠分上下序列東西昭其辨也春絃夏誦秋禮冬詩易其業也土老坐右塾下老坐左塾殊其教也學校之禮至成周而大備品武物采綢繆繁縟故多士藏焉修焉息焉游焉耳目所見聳手足所持行志意所向徃卒不悖於詩書禮樂譽髦斯與勛業爛然周之士貴有繇然耳我

國家右文立教推重孔聖自京師達之天下詭邑所在立廟

再見於今日也飭躬砥行修德學文以不負夙夜者不負聖賢卽以不負聖賢者不負君父是則余之厚望也夫

重修高平縣儒學記

李棠馥

吾泣爲晉南首邑蓋太行之沃壤而文獻之舊封也邑有學繇來遠矣自昔以文學起家者名儒鉅卿項背相望但學宮歲久就圯鞠爲茂草當事恒議鼎新而因循未舉懼民勞也歲己丑姜逆煽亂雲中禍延潞澤幸賴

王

師聲討全晉以寧適實生劉公以制科來宰茲土時當兵燹

之餘勞來安輯懷疾苦而嘆咻之邑人歌來暮焉朔望視學睹棧題傾剝形聖惠滅則喟然動興廢之感曰鼓篋釋采之地頽廢不治士何所考德問業饗射濶踈絃歌寂如有司之

通邑倡而薦紳

論學取友知類通達彊立不返以是化民成俗而媲美咸周
有餘矣余故深嘉而樂道之以告後世云

廼車廟碑記

孔衍璣

以榜櫟匪材籍 聖祖遺輝謬備太子少師襲封衍聖公

大宗主舉事之員督理林廟家務緣邇來聖裔每多假冒奉
委前徃北直河南山西等處清查以防詐僞以免遺累於廟
熙已未春三月由中州陟太行過天井關見有我聖祖廟在
焉下車瞻拜考周敬王二十七年適魯哀公二年也趙簡子
使使聘夫子將如晉及河聞竇鳴犢舜華見殺乃臨河而嘆
曰美哉水洋洋乎邱之不濟此命也且邱聞之割胎殺夭則
麒麟不至其郊竭澤涸魚則蛟龍不處其淵覆巢毀卵則鳳

宗祠載在令甲春秋上丁紀其時牲牢羹醴備其物尊魯重
簠精其器章服虔數定其儀金石羽籥和其音而又董以官
師按節修舉且崇其講堂黌舍羣茂才異等之士而修習其
中一以誦述孔子爲宗孔子刪述六經發明五帝三王之道
如日中天爲萬世師士不通其學不得錄於朝不行其道不
得適於用故學爲醇儒仕爲名臣率由此其選也俎豆宮牆
吾道根本重地顧可蕪穢不治乎公受事亂餘戢干戈而興
學校補其闕失文其固陋使士遊聖門而見宗廟之美百官
之富於以作新其耳目而振勵其志意以期發爲文章措爲
事業是豈俗吏之所能爲哉春秋慎用民力臺觀門廡雖時
且義必書書而刺者十九獨魯僖公之作泮無譏焉重周道

致忤從史歲餘謝病歸洛陽及李吉甫鎮揚州召爲賓佐從
史知之上疏論列請行貶逐憲宗不得已授衛尉丞分司洛
陽後遂就近遷居山右卜築天井關夫子廟側以奉蒸嘗迄
今澤之孔氏半出關里之派有由然也我 聖祖金聲玉振
之徽隨在深人仰止而尼山一脉支分不獨在東魯矣於是
登車抵郡凡屬玉書繼體一一澄清如孔聞博孔衍珍等戶
雖隔川原實同世系俱彙冊移送本州存照不列名者卽係
假冒不得仍前混淆以致真僞莫辨又念我 聖祖旣於天
井關立廟薦享歷有年所承祀豈可無人復於本族擇威儀
綢雅孔興鏐給聖府劄爲廻車廟奉祀生員因備述顛末俾
鐫之石以傳不朽云康熙二十年辛酉刻石

鳳不翔其邑何也惡傷其類也鳥獸之於不義尚知避之而况於人乎遂廻輿而旋之衛遺息於陬作陬操以哀之後人因夫子於此廻車故於此立廟春秋二仲致奠一如郡縣禮廟庭有前給事陳公裴所撰碑記蓋漢時夫子十九代孫孔昱建也孔昱字元世東漢人遭黨事禁錮迨靈帝卽位建寧二年徵拜議郎補洛陽令思夫子有臨河之嘆爲之立廟於本行天井關亦猶劉累遷魯立堯祠於山東云爾歷傳至五代北魏太和元年夫子二十八代孫孔靈度請於野王令范衆愛刺史咸陽公高允表聞立碑其事見於酈道元水經注由此以觀則是天井關夫子廻車廟創之者有人嗣而葺之者亦有人也唐特夫子三十八代孫孔戡字季勝始進士及第

官大理寺評事直廬從史鎮澤路詳爲書記從史寢驕與王

未及期年以他事望誤當別補州之士庶攀轅卧轍奔控當
事題請復任因以知公之深仁厚澤出于至誠是以感之之
速也今七載于茲愛憐赤子視昔倍篤傳曰未有上好仁而
下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苟有興作其有不踴
躍從事者乎公曰澤山州也地多磽确民之艱難倍于他境
故雖有重大嚴切之公務必不令其妄費一文妄出一力其
忍以城樓之役煩苦我父老子弟哉因下令曰鳩工幾何庀
材幾何吾先以三百金付之董事者推公之志卽一已任焉
可也用是余與親舊輩亟謀之曰一州之城樓賢父母上不
欲費公帑下不欲動民力勞心苦志如此而吾輩不共爲勉
力非義也遂爭自書名于簿者二十餘人約計銀三千四百

天井關廻轍書院創附

國朝康熙二十四年孔衍珍清出捐地三十二畝生員孔興
統管收供用康熙五十三年衍聖公咨明山西督撫劄委候
補尼山書院學錄孔興鑑專管廻轍書院祀典事原委劄太
子少師襲封衍聖公府爲給劄委署事照得 至聖廻轍書
院缺員專奉祀典今選得寄居澤州候補尼山書院學錄孔
興鑑謹慎端方堪爲主祀合行給劄爲此劄付孔興鑑照劄
事理卽便承奉廻轍書院祀事毋得廢弛有負本府委用至
意須至劄付者

重修澤州城樓碑記

王廷揚

澤州三晉之門戶也城樓屹然雄峙始與太行形勝相稱

特舉佐師儒皆協恭勸事例宜書其捐金董事督工者亦宜
一并書之是爲記

督修城樓紳耆勞績序

佟國瑞

昔宓子賤治單父不下堂而單父理夫以一邑之中百務繁
殷宓子雖賢何能拱默若是及觀其語人之言曰吾于單父
舉其士大夫之賢者共治之由此觀之則單父之理夫亦單
父人之自爲理而宓子不過樂觀其成耳予承乏濩澤于茲
凡歲政治多缺其愧于宓子者實多而州之賢士大夫因事
輔翼匡余不逮則過于單父焉去年春予因州城之樓櫓難
堞傾圯日甚思一更新之首捐俸爲紳士倡旬日間樂輸者
至集計已足費而難董事之人適賡庵王公因事至州隨與

兩王始于康熙五十七年之孟夏未週一載而巍然奕然城
樓已告竣矣以及城上之敵樓敵臺東南西南三門外之月城
一一修整如故而公猶未已也以緣城之女牆馬道廢者未
復遠城之池墜者未疏塌者未扞因益出二百金而紳士之
續捐者亦得若干金焉于是復女牆馬道之廢者疏池扞堤
引由水下流岸栽楊柳中種芙蓉計其餘資遂平治通城道
路所以然者公曰吾非以是同民樂也將俾澤之人民咸知
聖朝數十百年休養涵濡之功德如此其至也公之意詎不
亦深遠而無盡哉余茲竊有感者按州志城樓修而兼創自
明隆慶四年州守顧公爲之迄今百五十年矣而我公又一
重修踵事增華有加于昔記稱顧公德宏而志遠材敏而

天地之道未有不好生者也生氣盛於春春東位也於卦爲震於五行爲木而其於德也則爲仁仁也者善之元生之機也造化握其機以默運於上而人物遂各乘其機以化生於下乃復於其間有鬼神焉隱操禍福之權而顯示善惡之應於是乎天下之人羣尸而祝之若惟恐纖毫嫚嫚遂攫冥冥中不可挽回之神怒而肅然敬惕然畏且爲之享祀祈報以邀慈鑒而迓天休神宇類然而東嶽爲尤著考之傳記東嶽爲太山之靈專司命之職代天行道凡人生之福籍祿籍悉由嶽司衡注而歸魂反魄之際其考校又最先位既甚尊權亦甚重故嶽有五而東嶽之廟貌獨過於天下良以導迎天地發生之氣而布太和之仁澤於人間也然則殿宇之設顧

言之公乃集捐貲諸紳士公謀之僉曰非趙子瞻王子士純
不可一子王公姻戚子姪也故知之最深余乃挽王公爲道
其意一子亦以公事毅然任之不辭州吏目劉君炳復遴舉
提調苗春曲能誠鄉約焦潤琳劉定遠來爲予言因使佐二
子共襄其事先城樓雉堞以及欄馬女牆次第畢工復以餘
貲甃城中之石街濬週城之池挿柳種荷迄今幾及二載和
寒暑雨未嘗少懈凡經營措置片瓦寸木必盡其材是以人
服其公憫其勞竭蹶致力故事半而功倍焉說者謂是役也
予實倡之皆歸其功于余余曰不然分財之惠未爲溥也不
有二子誰任其勞不有王公予亦何由知一子之賢方必子
之將之單父也得釣道于陽晝而單父以治王公其亦余之

子首倡捐修俾頽宮敗宇煥然改觀行見自茲以往務穡耨者勤東作業獵詩書者分東壁光人挾春溫俗敦仁讓以無負天地生養萬物之意是在神之佑也余之願也而莫非鄭子之力也歲丑加丁盛德在木春和晝永正鳩工經始之時且震出東方之位倍宜整飾以作鎮風氣吾知邑之士大夫慮無不悉索敝賦以相與有成也故不辭鄭子之請叙數言付之俾於落成之日書爲誌焉

陽城縣除荒救民碑記

李繼白

陽城縣前此無荒也始於闖寇之變桑田遷易姜逆繼之蹂躪更多失業又復有收元邪教之亂雖剪伐告平而屋廬非故矣計明代丁口十萬有奇今雖生聚數年供億者不過千

不重哉沁邑僻處山隅舊無淫祠碧峰之陽嶽廟在焉土人
尊之號爲天齊廟以其功德隆盛與天齊等故謂之天齊址
踞山巔殿數楹無連甍疊棟之觀亦無金碧藻績之飾倚闌
遠眺則龍岡鳳原石樓玉嶺諸勝勢若環拱歷歷皆在目前
蓋邑中之風氣萃於茲矣相傳神以暮春降誕適符春生之
會至日傾城士女盛設香火陳百戲以賽祝顧歲深代久樓
題墻墮間有傾頽昨歲又值地震周垣益多圯壞入斯廟者
不無風雨剝蝕之慨焉邑諸生鄭子咸林鄉之仁厚君子也
性好施予賑窮賙乏歲歉出粟以貸貧人不責息又慷慨任
俠言信行果有古良士風覩嶽廟之漂搖毅然以振新爲已
任又慮獨力之難於繼也而欲爲將伯之呼因質之於余余

十四歲於九月疏再上復免續荒九百七頃四十七畝前後
共九百一十三頃有奇並地畝加增共免銀四千五百四兩
零數十年婦孺哀號官胥瘁瘁而不可望者公竟毅然舉
於指顧間陽民何幸際此也

創建關侯三代祠並鳳臺縣署碑記

許日熾

今夫仁義者天地之主宰而古今之綱維也故立人之道曰
仁與義惟仁之至義之盡者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莫不
觀感興起有動于中不知其然而然者焉余守澤之明年春
鳳臺民曹志美秦玖徐建功等詞稱關壯繆侯功贊化育
德參神聖追封三代崇祀千秋甚盛典也茲澤郡侯廟在府
署儀門內歲時瞻拜未便府治東南街有奉裁前佟州王書

萬餘凋弊之象不堪矚目也其東道諸鎮稍見蕃衍西南山
居一帶如北林大樂長興遊仙南村台安諸里陶居穴復身
處於豺獍狐兔之間寥寥烟火行竟日不見村舍故山田閣
板複道盤蛇石積榛村竟不可問菑藝矣以故闔里不過百
餘丁更有一里一人供役數年不節息者蓋額稞全徵以熟
地之人包荒亡之賦歲以爲常雖每年尙多拖欠而官民俱
困勢必至於居者亦逃生者亦死熟者亦荒困苦顛連呼天
何極前當事亦屢爲籲呼告急而事幾有待終未蒙恩今順
治十三年撫臺白公以重臣開府三晉利興弊革中外肅然
覈其戶口凋斃救亡有據也乃登夜繕封事爲民請命

謹可其奏下司農於是方伯彭公憲副吳公刺史傅公實

奇公買榮合府等舊址爲鳳臺縣新署易書院爲廟宇舉紳
耆十八人董事擇吉於二月二十八日越五月初九日落成
正值候誕辰迎神致祭瞻拜絡繹商賈雲興鸞販全聚居然
都會夫城之東隅地窪土曠里無市集民用頗艱自移廟於
東街而僦居賃舍者鱗次櫛比牽牲具醴盈溢道塗至夜市
張燈而東隅遂成樂土矣迨秋米價稍昂民間省工惜費營
造者少物料罔售匠工閒暇董事者以爲署工又不可緩也
乘時復擇吉興建物價平而工匠奮踴躍赴功日百餘人人
皆得所入以供饘粥市餅賣餚之兒亦皆得十數文以助饗
殮迨冬稔豐收而縣署已告成矣紳士方告余詳其始末以
誌其盛而耆老張必華等復前請曰廟工之役百五十一里

院一所舊議折建鳳臺縣署但念成功不毀改作費繁攷等
幸際休明蒙恩被化情願樂輸工料不動公帑建造縣署留
此書院改建侯廟東有隙地建三代祠以光俎豆以肅敬仰
輿情允協並無派累正在覆核間都人士復以爲此非異人
任遂疏諸同人云我

皇上政教翔洽禮樂休明凡歷代聖賢有係綱常民生者祀
典優渥對號加崇况侯忠肝義膽炳垂青史扶翼世道維持
人心

欽命褒封三載碑直省各屬於侯廟正殿後建三代祠春秋
祭享饗于廟之曠典實萬世之宏規我澤侯廟在府署曠禮
未便今百五十二里耆老陳康願捐修縣署留書院建廟正

千年絕而復續之聖道於遺經此萬古絕續之會之一人配
享孔庭祠祀寰宇非祇爲一鄉一邑之思企然被其澤每不
忘其人此又一鄉一邑之思企所不能一日愍者也按前志
先生令晉城時置社會行保伍俾民聯屬集義勇較藝可當
一軍尤如意無告而卹及行旅其政類多安集民生使之相
養相保以延於無窮時五代後民求向學擇秀異者與之講
明義理設鄉校凡七十餘所行縣時親爲兒童正句讀仁者
之學術見之施行正大異乎俗吏者之所爲也先生曰苟存
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尊所聞行所知先生真不負行尺
則尺行丈則丈不以一邑而小不以天下而大放乎四海而
歟乎方寸月印萬川而萬川皆月道之不隔隨在畢陳獨立

原議與是舉今紳士起而任之不需里民分文已告成功我
儕願置香鐙資幸附而記之是役也官府無度廩之支閭閻
無私毫之擾整頓工以妥神靈刈豐草而造官舍令曠閒之
墟爲輻輳之場寓周急之意於興作之內仁義之所感通其
益無方一至於此者是皆我侯仁之至義之盡奮乎百世之
上故百世之下觀感興起有動於不知其然而然者也余與
諸同事樂觀其成亦各捐俸百餘金以充丹腹董事者解元
孔興鈞貢生呂從誨監生張驪趙文正李德謙毛廣業生員
董琰袁敏任元璞王葵林鄉約杜文禮史國臣彭世勲劉德
提調崔景汶宋三益趙國璽張璠例得並書

明道程先生祠堂記

朱樟

錢

曰宋晉城令明道程先生祠內堂宇五楹爲春秋奠爵之所
左右小齋廊各一中設像仍前志也嗟乎先生去而鄉校湮
元時縣令亦有相繼續興者而究不易久延第此郡人士率
多淳良處山谷中不見外事歐陽公所謂安於畝畝學校者
誠能入廟思敬蹶然興起奉其遺書則先生之學之教悉在
學人篋衍中出而負耒入而橫經以無忘先生舊時諄諄無
一人不欲其篤行好修勉以循德禮之所爲則鄉校之興廢
自在人心無勞過客之唏噓是先生之志也是余守土者之
責望也謁先生祠先生之神明猶在斯猶在斯亦樂而享是
邦之食飲也工肇於是年之夏於其冬落成因畧明道程先
生祠堂記著于石

乎萬表而周浹乎衆有千百世下聞其風履其地緬其教思而致其德意莫不慨然想見其爲人而况吾澤哉而况吾澤之人之親被其風教起而善良達乎隣境通乎大都者哉而况樟實來守是邦爲先生所曾進斯民而煦嫗之覆育之涵濡而利導之之地乎哉唐俗勤儉舊有遺風斯上爲太行包孕積厚所載宜乎氣靜而俗淳又得先生之澤化至今猶有餘韻焉雍正十二年春奉
簡書而來思布政教以仰副

聖天子覃敷之治入郡考先賢祠廟爲國人之矜式者於上丁展祀典而先生祠在學宮西偏湫隘簷塵上漏旁風榱桷半朽舍先生爲斯民父母千萬世所宜風厲而不忘者而祠

不修是與風聲邑令羅君善藻及里中士

肅瞻拜之義也樟丞郡守州宰如千轄君子其卽樂爲焉
幸新廟貌深有厚望矣

創建鳳臺縣署內碑記

羅著藻

開侯廟與縣署爲終始無侯廟則無縣署矣何言乎侯廟
縣署爲終始雍正六年州晉爲府州署爲府署而鳳臺縣
郭新設縣安得有署議者請改佟州守故祠爲縣署不足則
附以州同之舊署焉經營之費動帑金三百六十兩謂堂廡
私宅土地祠寅賓館典史署收糧所左右胥吏棲息辦事之
地以及馬號圉圉皆取資於是夫佟公祠州同署三百六十
金也而可以辦是乎哉於是令鳳臺者非假館縉紳之家卽
棲止寺觀之內以纍纍若若奉

勸助修高平學廟引

朱 樟

縣城東隅建立學校規模宏敞由來舊矣歷代修葺俱有
記可攷方今

天子在上崇儒重道凡虛省學校悉令有司及時勤加修葺
造入交代冊籍以垂永久以光祀典制甚詳且盡也高平縣
學丹雘剝落急需修整邑令褚侯以議葺事來告樟親詣
宮見其荒蕪不治正殿北極瓦椽零損 崇聖祠中楹腐爛
風雨飄搖目視心駭此皆前有司慢不經心之故用是與褚
侯謀所以新之褚侯蒞任始能振廢舉墜而學校允宜先諸
務固褚侯之事亦諸士大夫失責也茲播告秉鐸之師儒及邑
之賢士大夫應勉力勸襄共殫厥功夫佛教廣宜其宮殿庖

自八月始至十一月而工竣計縣署之屋舍及典史之居共二百一十間外馬廐光間監獄十六間此豈修公祠州同署之腐棟朽楹零甌敗礫之所能改造者哉計縣署之費屋值零雜共三千六百一十二兩此豈三百六十金所能畢事者哉苟但循舊議則廉者苦於囊橐之空而不能舉卽貪者亦祇爲長子孫計而不肯舉鳳臺將終無署矣乃今之上棟下宇諸紳士之力也皆太守公之德也今之升堂下階諸紳士之扶掖也皆太守公之撝掎也公以海陽名進士來署濩澤不以代庖爲五日京兆計振起斯文杜絕苞苴期年以來風移俗易先是牧解州時老瓜賊案卷宗累積頻年不清承審者屢易而終不能理我公移文各省終日訊鞠鉤鉅務得真

天子命來長茲邑者而停車無所曾緇衣黃冠之不若亦
哀矣壬子冬臘月十六日予且入新署視事見其堂宇
翬飛觀其廊廡竹苞松茂東有存心之堂西有休沐之院
察舍齋厨藩溷隸人牧圉之所棲班號監庾之所止凡百
十餘楹攸芋攸躋升此以聽事僅足稱旣安是且媿是焉
何因而得此曰紳士所成也問紳士何以成此曰以此易
公祠建關侯廟也問侯廟何以建曰自府署移置佟公祠
也太守許公與諸紳士合謀以侯廟在府署未便故移建於
祠所祠卽前議改造縣署者也諸紳士建廟而置民屋爲縣
署而易之民屋者今之縣署也然則無侯廟何以有縣署
故曰廟與署相爲終始也且其中之委曲多矣侯廟之建

始事之時余尚未履任壬子五月方視事歲終移署內親見其經理典史署風雨弗輟而後知其勞勩也其捐金數具載廟碑雍正十年冬昆明羅著藻撰

高平重修河堤記

牛道遠

冀土郡邑多山環水抱而韓山丹水則高平冠帶也丹水源發鳩山邑西北達東南暑雨暴漲涯涘間屢駭震蕩通邑皆然按邑禹貢爲畿輔支邑秦漢數更置至北齊移治高平始肇今名然莫攷池隍何地宋開寶六年邑侯咸弼楊公始相地脉建城金臺七佛間爲金龜飲水形而北東面適當丹水西折而東之衝沿北築河堤防水溢時蓄時修其來舊矣近誌順治十一年邑侯范公暨邑紳李少司馬協憂河患完固

情有十餘年誣服之囚一旦脫身歸里十餘年漏網之賊一旦駢首街衢遐邇稱快到處頌神君焉其署篆絳州時有妖狐魅人妻其夫控告至州公卽移牒城隍神而妖狐就戮矣此二州之民所共見共聞津津齒頰者公性豪俠好義振窮振苦以故士不遠千里皆歸之及至澤下車而百廢具舉縣署且緣以告成微公則鳳臺之爲令者朝西暮東迄無寧宇何以坐官府出政令乎又將於何時得宴息之所乎余親沐公恩得有居處行將告休歸老於環堵之室嗣至諸君子澁止斯庭烏可忘厥自哉用勒石堂後俾後來諸君知紳士之慕義若是其摯而太守公之才之德且若是之局且渥也於是乎記董王者孝廉孔興鈞明經呂從誨太學生張驥趙文

五耳者歷八閏月乃告竣計當水衝築石堤長六百尺高一
十八尺計用銀米與里甲蠲輸之數適符功已建亭堤上豎
石碣以誌侯之德於不朽曰河屆暑雨輒逞威神激輪迴軸
撼城堙維侯愷悌憫茲民人雖非大戾水不妄侵有備無患
乃獲高枕修築諭衆衆志欣欣感侯之素撫宇勞心感侯之
真斷獄平允鷄犬不驚萬耦千耘士誦商遂樂業安羣茲捍
河濟祇爲邑補踴躍蠲輸子趨慈母畚鍤紛興時勤慰撫士
斂石堅瀾浩莫侮用捍金城神人安堵財力衆擎實伊侯功
士民私願實依侯成韓山峻峻丹水瀼瀼佩侯大德與共時
行若帶若礪毋潰毋崩爰鐫文石千載斯銘

重修城隍廟碑記

何陳宮

石堤立河神廟爲鎮迄康熙丁巳六月大水涸涸無慮千尺
雷响電激沸騰神廟蕩沒沉溺百餘人東廂民舍漂傾過半
而向所謂完固之石堤不復完矣顧後邑豐稔不常蒞治者
亦日不暇給河堤因循漫滅垂五十年不治迨今雍正元年
甘父母蒞茲土登城北顧睇河逼城不里許謂某等曰是苟
無堤堰以捍河漭恐終爲城患奈何因遍輸紳衿衆庶以復
堤事而衆躍然興曰甘父母特鶴琴之介節著蒲鞭之和平
治行優異豈久棲枳棘者猶戚戚爲邑城憂不虞吾儕土著
可負此甚盛乎于是爭先輸納人負車輓不兩月醵粟山積
以助河工甘父母悅甚亟進某等告以萬衆之好義復堤之
有資乃興功築權用度計尋丈審高卑定修短雇役賃車羅

且曰是役也工巨用煩所費數百拾餘金董其事者生員李如蘭鄭綸宣耆老趙廷獻趙廷相王有年陰陽學李廷相吏員李廷齡或總理於前或協贊於後或監督於其間羣策羣力釐然並舉獨是余因之有感矣蓋郡邑之必廟祀城隍而茲廟之在沁者前而建者有人後而修者有人雖以錢君之慷慨奮舉猶必四易官八易戟而後成所謂人事以補天時之憾者是耶非耶爲語後之人因是役而踵其事而增其華勿使興之復爲廢也是則余之厚望也夫

續修陵川縣志序

林學普 縣令

陵川古泣氏縣隋大業初析置陵川東有馬武天柱之雄奇
南有棲鳳龍門之幽勝錦屏在其南熊耳峙其北寥宇記云

廟祀之廢興雖曰天時豈非人事哉郡邑之必廟祀城隍
求舊矣沁邑廟在治東偏前之興廢莫攷至明嘉靖時石樓
先生修之國初修之康熙丙寅耆老樊立初等又修之當其
修也非不丹楹刻桷竣宇高墉及其廢也頽垣敗瓦草露荒
烟不可復識蓋自有沁邑以來茲廟不知幾廢幾興矣歲之
丁未前令錢君元台者復因故址集紳衿耆老僉謀重建於
是捐金募衆舉向之毀之缺者補之寢之朽者易之兩廡之
墜傾者振之環墻之就圯者築之削之前後窪下之地培而
甯之亦嚴嚴乎規模之既就矣會以事去繼此而令者吳君
紹祥田君欣踵續其事而緒猶未竟余初至治謁廟下見毀
圯亦且黝墜廊舍亦且高敞但其中尙有缺畧者詢之社首

古史今觀邑之山川非復昔之山川昔何以地靈人傑
蔥蔥今何以靈奇闕蝕也今之人文非復昔之人文昔
魁傑蟬聯今何以科名不振也今之戶口賦役非復昔之戶
口賦役昔何以俗儉民勤風恬物阜今何以產亡賦在登耗
數殊也今之城郭宮室井閭陂澤非復昔之城郭宮室井閭
陂澤昔何以繡壤相錯安土樂郊今何以離居散處澗涸土
荒也此無他故由爲官師者不知所以富之教之不知所以
休養而調護之母惑乎害日多而利日少欲斯民之有瘳也
其何日之與有方今

聖天子嘉意作人軫念民艱每切已饑已溺之念凡州縣牧
民官必以官方吏治爲訓飭徃徃有無方之用不次之擢念

此地羣峯壁立萬仞蒲水淅水三面環流從太行蜿蜒而來亦都會也余於雍正十一年初膺

簡命調補茲邑見山川之明秀知賢喆之挺生觀民風之樸淳知唐魏之遺俗因索邑志於掌故氏得康熙間瑯琊孫公必振重修本披閱之下思夫邑之有志猶國之有史史所述者天下之事志所述者一郡一邑之事由一郡一邑而推之天下靡有或異志卽史之權輿與昔袁山松謂作史有五難劉知幾云史貴三長必才學識兼而後稱良史至獨侯斯又

以作史須知史事而心術正者然後能之宋謂修志亦然夫志山川人物必得溯源竟委遠稽近考極其周悉志戶口

櫟著 上

箴銘序贊文之餘情而以小見大者也統謂之文原無庸
別為一卷惟是載文之冊已重因此疊而分之其節略記
著及叢祠碑版可詳可略者咸錄其中得不王廷沒故紙
一任雲烟之過眼也

拜度遼將軍

後漢 陳 龜

臣龜家恩累世馳騁臣龜大之用領斃邊塞之庭魂
骸不返薦享狐狸猶無以臣龜厚責苔萬分也至臣頑驚器無
鈐刀一割之用過受國恩榮秩兼優生年死日永懼不報臣
聞三辰不軌握土為相蠻夷不恭拔卒為將臣無文武之才
而忝鷹揚之任上慙聖明下懼素餐雖歿軀體無所云補今

蒙恩作宰如蚤負山惟以家常所膺之言與民酬酢故於講
聖訓設義塾行催科戒輕生月課季試竊盜賭博至於堂廊門
廡墻壁戶庭皆滿無不分肌析理庸切囑付而告誡之不敢
徒騰口說嗟乎葵藿雖微而向陽之心同於拱把澗溪雖細
而朝宗之願亦等巨流閩孫公之志推孫公之心其體國經
野要不出正人心厚風俗蓋兩者修政立事之實學道愛人
之本爲上爲德爲下爲民列之方冊不僅文章徵之事言永
爲程典志如是庶無憾矣今者澤州旣升爲府山川人物猶
舊而孕靈毓秀非昔矣戶口賦役猶昔而省征薄歛非昔矣
歲郭宮室井閭版澤猶昔而勞來綏枚較昔懸殊矣王道五
百年一新而茲正其時也是則余之責也夫請俟將來

庫單於豺狼之口功業無算兩之効皆由將帥不忠聚之所
致前涼州刺史祝良初除到州多所糾罰太守令長貶無將
半政未踰時功効卓然實應賞異以勸功能改任牧守去斥
姦殘又宜更選匈奴烏桓護羌中郎將校尉簡練文武授之
法令除并涼二州今年祖更寬赦罪隸埽除更始則善更知
奉公之祐惡者覺營私之禍邊馬不可窺長城塞下無候望
之患矣帝覺悟乃更選幽并刺史自營郡太守都尉以下多
所革易下詔爲陳將軍除并州涼州一年租賦以賜吏民

靈泉禪院記

唐司空圖

嚴飭祠宇非欲侈於自奉也蓋聳係人天資其趨嚮之心耳
况帝夢可徵華緣已熟山川神祇罔不薦欵故自京邑以及

西州邊鄙土地墾墾鞍馬爲居射獵爲業男寡耕稼之利女
乏機杼之饒守塞候望懸命鋒鏑聞急長驅去不圖反自頃
年以來匈奴數攻管郡殘殺長吏侮略良細戰夫身膏沙漠
居人首係馬鞍或舉國掩戶盡種灰滅孤兒寡婦號哭空城
野無青草室如懸磬雖含生氣實同枯朽徃歲并州水雨災
螟互生稼穡荒耗租更空闕老者慮不終年少壯懼於困厄
陛下以百姓爲子品庶以陛下爲父父焉可不日昃勞神垂
撫循之恩哉唐堯親捨其子以禪虞舜者是欲民遭聖君不
令遇惡主也故古公杖策其民五倍東亞西伯天下歸之豈
復與金輦寶以爲民惠乎近孝文皇帝最一女子之言除肉
刑之法體德行仁爲漢賢主陛下繼中興之統承光武之業

江漢北渡以至魏晉之交其俗堅悍難誘今則悉爲佛人矣
且善教童儒者雖指撻其書而必以意返復曉諭當自釋然
若編簡積於前笞撻駭於側彼將竄匿之不服孰有悅而經
命哉律刑書也經誥誓也禪乃誇勸之宗先馴其性而后入
人者耳故其道主隱其功主博不可廢也嘗念畜役之外以
逮傭隸雖參養至豐莫不苦於受制殊不知羈勒之勞或能
避免而方寸之內不形不聲牙蘂牙萌詫其力者愈莫能爭
以此淪陷死生之域綿劫不能自脫其苦何如哉噫苟非三
世之尊夷山幹海之祖親授捩其鉗鉞長老繼作磨昏抉瞶
則彼構火以自攻者雖焦爛而猶未悔也今乃聚其徒侈其
居承爲一方檀施之會且俾其人福慧偕殖然則密公之積

返齋分築相望皆奠厥居中條發於蒲企於艮傑出而爲太
行則天壇不得不冠冕嵩華爭効日觀也其北川壑會流盤
鬱濃粹自高平西顧以至靈泉極大泉之爲靈非惟利物當
以滋潤所及不育毒螫也其院東向顯豁直亘大川端門洞
闢正延旭日豈西方之書所謂震旦者此其證乎繚檻層臺
金鑾泉壑相激梵磬馘香禽猿亦知肅敬眞聖賢遊集所
宜也且有爲無爲於我不礙弛之則若湑其中用之則若
於外蓋克固其源乃能動而必濟也今禪宿洪密長老俗姓
劉氏本儒家子早詣石霜契其大旨煩而不撓簡而必周始
自清涼歷覽至是山乃創林棲之所遇太尉李公駐軍高平
首資葺構遠近道俗莫不歸嚮今蒲留隴西左掖寺因題記

緣幸會者矣況是院氣壓群山勢吞百谷臺榭日新而
雲鄙祗樹之虛名得清涼之勝槩徵其始而莫究考其終而
而無窮必冀永煥釋門用基宏構恐墜盛觀載識貞珉俟傳
于不朽者耳顯德三年歲次丙辰九月庚寅朔七日丙申記

析山謝雨文

宋

許奉世

維大觀四年歲次庚寅七月戊戌朔越十一日戊申朝奉大
夫權發遣河東路計度轉運副使公事雲騎尉賜紫金魚袋
臣王桓謹差宣德郎權通判澤州軍州管司學事兼管內勸
農事借緋臣許奉世敢昭謝於湯王惟王不殖貨利不邇聲
色天錫智勇克君萬邦德施三代澤流罔極顧瞻析城凜然
遺迹四隩嚮往高山仰止方夏長養晉疆愆亢夙戒郡貳往

焉可抑沒哉耐辱居士病且死不忍其門人惠依惠海之勤請也直紀所行惟以漏畧爲愧云

陽城縣龍泉禪院記後序

後周 王獻可

大周皇帝承祧之二祀震雄風匡霸業從諫諍遂賢良外則以四夷未王尙征伐而執戎事內則以百揆方序興禮樂而敷文德考謀詢事進草澤而納芻蕘糾繆繩愆退不肖而黜邪佞皇綱旣已大矣儒風又已亨矣乃有釋教爰疾宸衷慮其俗而相參遂鼎革而垂制凡曰梵宇悉去無名故九州四邊之中設像棲真之所並掃地矣是院以有唐乾寧元年所賜敕額時雖綿遠名仍顯著徵其驗而斯在詢其由而匪虛遂免雷同得安雲構且王言聞出有司無私徇之心佛法茲

以遺之又以告夫無窮之求者

五代史死節傳 裴約

歐陽修

語曰世亂識忠臣誠哉五代之際不可以爲無人吾得全節之士三人王彥章裴約劉仁瞻作死節傳裴約者潞州之牙將也莊宗以李嗣昭爲昭義軍節度使約以裨將守澤州嗣昭卒其子繼韜以澤潞叛降梁約召其州人泣而諭曰吾事故使二十餘年見其分財饗士欲報梁仇不幸早世今即君父喪未葬違背君親吾能死于此不能從以歸梁也衆皆感泣梁遣董璋率兵圍之約與州人拒守求救于莊宗是時莊宗方與梁人戰河上而已建大號聞繼韜叛降梁頗有憂色及聞約獨不叛喜曰吾於繼韜何薄於約何厚而約能分逆順邪願

致悅辭惟王千載其遠答應如響農田膏潤民苗嘉秀年成
屢豐爲國上瑞敢修故常祇報殊貺

海會寺新篁記

黃 廉

地產之美世人詫以爲奇反之乃所以爲不祥青州之紫腰
桑河陽之水晶石榴福州陳家荔子咸陽元家水梨伏道艾
日注茶其類不一尤聞此數者流害滋甚蓋其生也有限而
求之者無窮一遇勢力取不滿意則刑禍隨之其爲不祥也
莫大焉晉人舊不識竹每見畫本則相與嗟訝如珊瑚玉枝
之此澤州海會院師自南州移根布于門之四旁輒蓄衍數
千百竿于是好事者咸往觀焉未幾鏹者剽之竿不能隨鑿
以成竹斧者伐之竹不能留本以養筍濯濯憔悴而來者不

山王謂居士曰昔山谷道人題萬松亭以伽陀六言遺太平
長老今居士以棒頭醒半偈不捨老僧他日如何舉揚也幸
垂秘語開我迷雲居士曰山谷伽陀已落第二我今作偈雪
上加霜色卽非色聲卽非聲聲色旣泯得真解脫宜以此偈
刻石亭上使伶俐衲僧過而見之必掛起鉢囊拗折拄杖盤
薄法會當與居士深雪此段口業也

重修太清觀記

李俊民

按縣圖經境內廟有四寺有八觀獨一焉頃者北臺孫仲遠
以提點南都上清宮告歸許以本處泰嶽廟爲觀餘無聞焉
今之觀厥初元辰殿也大定乙酉勅賜太清觀爲額住持師
李法遵所致也其地負城而高乾之維也距縣宇三百七十

符存審曰吾不惜澤州與梁一州易得約難得也爾識幾便爲我取約來存審以五千騎馳至遼州而梁兵已破澤州約見殺

靈泉寺萬松亭記

金 楊廷秀

澤山無松栢非土地所宜也陽城之西四十里有大聚落曰劉村西山之水會而成川居民臨流而爲屋蘆水之南有山曰卧虎蓋取山形之似也中有古阿蘭若顏垣侈毀耐辱之碑幸而存焉山上鬱皆蒼松不知其何人之所植也歲蕃月滋彌滿崑谷幢而直蓋而偃擢秀而榮耄枯而枿者不可勝數山之下有泉一眼泓澄瑩澈色味上妙泉之四旁無毒物蓋浸潤之所致也世號曰靈泉寺亦以此而名焉虎峯居士楊廷秀與山主惠濟上人登萬松亭豁然跌坐猶魚之相忘

其祠舊在山入路窄相才而事延陵珍同前鼎令郭福憐其委
曲于正南創開衙道前通官街奈居民王漢所買廢宅遺址
梗其間漢慨然將地基所有奉施以成其美以廣其域不背
勳矣自是其基大其事新擾攘之際幾壞而反成之幸中之
幸也卒其功者羽衣楊善應敬之也洞雲敬之授業之師也
法遵敬之授業師之師也歷三世而觀乃成一日敬之以折
簡抵余欲紀實以光其師祖請直書營建始末以文之石意
則誠矣而望膾炙人口爲古今美談與前人比不亦過乎如
敬之學之精識之明道之高自謂鐵中錚錚者復何過謙况
叙事當以實奚取乎文余不敢違所請特書其始末而止文
俟其能者然始末之跡所紀簡牘亂離間爲他人有賴郭羽
天翼購所失以還質而書之

步而近其方面圍周二百五十步而蹙自西關王成叔施崖
上地後稍綽裕闢之爲三清殿沁水靈虛觀道士馬悟元勛
緣冶坊民程卞督役斤斧未休而師及悟元相繼卽冥主觀
李洞雲慮墜先業率其徒善言善能善淵聚力成之時十一
年辛卯也茲朝真之位也巍然面其南十三年癸巳並立東
西殿再闢而畢茲禮方之所也肅然翼其旁庚子接空界起
四聖閣高百尺威鎮元門尊所瞻也癸卯鼓大冶鑄九乳
重萬勛發揚洪音警所聽也師之所舉豈徒然哉丁未管內
舉威儀師赴州十年乃還續加崇修峻醮壇藏法堂潔齋廚
列雲房一切區處悉如心畫事半功倍人皆多之貞祐兵火
幸免其災似有鬼神守護惟其閣風雨所搖勢傾東南飛簷

焉唐高宗永淳二年太尉韓王諸子訓誼謨譔爲妣妃祈福
因石壁刻彌勒像磨崖碑其事于側作屋宇佛龕之上乃寺
之經始也至後周廣順間有僧普龍者自臺山來愛其泉石
作終焉之計自爾象設日修徒衆日廣迄宋治平間以年紀
陽院額歲月茲久土木漸腐敗丹青益故暗山之僧慧深者
修二梵之福以增葺自任直彌勒殿翔溪堂又稍西築山堂
制度如一取溪山之實東西相灑焉深一日踵門相告曰山
堂成敢謁文爲記因訪澤之儒生故老檢閱書傳得磨崖碑
之說謂文體亦當時宏麗者辯陳惟王之僞必黃公自書不
著其名以在疾耳此唐李漢之語也謨少以文章見知其文
有倫存視息之詞必公自作無疑自古鍾鼎器物等銘皆不

澤州府志

卷之四十六

碧落寺磨崖碑記

金澤州刺史

許文仁

澤以巖邑冠太行之顛地勢窪而平自外而望其中則蒼烟
灌木隱蔽於崖谷之下不知其有郭郭也由中而望其外則
重岡疊阜環合於埤垸之上不知其有阡陌也州西有五門
通諸縣達晉絳自北第一門碧落寺也距城十餘里間西且
澗平路轉曲阿絕澗緣北崖而西步益高地益狹幽

深闕遂人意稍變殿閣北依山而起廊廡南邊澗而列傑然
而雲湧翼然而翬飛闌檻之外有地數尺僅能通輿馬下瞰
深谷全石爲底清泉激烈自西山來南則崇崖橫起如屏氣
勢與北山相高南北上下杉松栝柏雜衆木爲一深青淺碧
與夫雕簷畫棟相錯於煙光日影之間微風時至瑟縮澎湃

其從姪敏求隸書刻石府廨世人由是判然此澤之名儒程
重之語也李漢信其書而不信其文程重信其文而不信其
書歐公無所主名蓋未見澤州碑時語也嘗試論之二碑相
去十三年人生存毀離合豈黃公自作文須前書碑人書之
意以胡俛之說爲近常求陳惟玉石誌爲證絳州碑爲碧落
澤州碑當爲彌勒如隨其像爲得其實韓王唐高祖子元嘉
妣妃房氏文昭公元齡之女也來者有能繼深之功則道場
當與此山相終深誠實人也余故喜爲之書明昌五年閏十
月三十日朝列大夫澤州刺史許安仁記并書

澤州硤石山福嚴禪院記

楊庭秀

澤之硤石山青蓮寺河東之勝槩也余爲兒童時聞之熟矣

自名澤碑亦不自名豈在疾耶又云詞翰出公手雙美孰可
當此宋胡俛記與詩也絳州龍興宮自碧落尊像篆文刻其
背故世傳爲碧落碑據李璿之以爲陳惟玉書李漢以爲黃
公譔書未知孰是此歐陽文忠公集古之語也譔爲妣妃作
天尊於絳彌勒於澤各文之以碑詞異篆同其書襍大小篆
鍾鼎之款鑄石室之所藏與夫石鼓詛楚繹山等刻囊括殆
盡寫以玉箸法精深奧隱夢得記之爲嘉話李潛睹之而心
醉絳有開元中石誌謂荆人陳惟玉書考其年紀與黃尚近
李漢爲州長史不實此說謂必黃公自書胡俛謂漢之言然
無所按據安知非惟玉也澤碑在荒山深谷好事者以爲詭
特之觀亦莫辨其爲何等語郡儒劉羲叟仲更有名當世愛

之上亂峰向背草樹叢翠南望珥山下瞰丹水屏障橫列水
墨粲然卽青蓮上方也劉軻謂似廬山黃石巖者此也臺之
南崗行二百步古青蓮寺寺額咸通八年所賜也寺之東
五里古藏陰寺卽北齊曇始禪師之所建也祖師慧遠器識
宏偉風神爽澈曇始見而度之日子有出家之相善自愛之
乃禮爲師旣冠遊學鄴都回翔十餘年博涉經論無不該貫
乃携學侶卜藏陰寺之西丹谷築室而居焉宏演大乘教朝
夕不倦遠近皈依於是建大阿蘭若卽青蓮寺之權輿也承
光二年周武帝集沙門于殿庭宣廢佛教意衆皆喑默帝五
問師五對抗聲厲色不爲之屈教之不廢師力居多師退隱
青蓮造華嚴地持等經疏一夕夢登須彌山頂瞻禮卧佛像

蓋華之與澤相去不遠故也泰和壬戌冬暮余由右司諫補
河間之獻乙丑夏五月自獻移澤私心喜曰澤佳郡也又與
余鄉近向之所聞青蓮寺者余得而游焉澤之俗儉而純喜
儒學比他州爲易治不踰月事理訟息孟秋余驛至硤石山
主僧寶賢逆之硤路險而下舍騎而步峰巒回合窮而復通
杖筇轉側于亂石之間路益狹山益竒行三里許雙峰巋然
若門山之陰有二古篆字曰硤石余謂寶賢曰此硤石山乎
賢聞先師珍唯識言硤石山蓋取兩山夾路之義也山陰之
刻不知誰氏峰之北有嵌巖巖下有池深丈餘廣倍之巖之
與有罅高深不能測夏秋暴雨罅中若雷鳴須臾池水滿寺
僧飲食之費歲仰給焉峰之西南孤峰挺然高數丈峰頂平

煉慧外闡元風自遠公而來幾七百餘歲寺有藏經五千卷
以爲悟人之階有山田二千畝以給齋粥之費僧不出戶庭
坐以辨道此皆燈燈相續之力也寶賢膺老師宿德之廢弗
蠶弗耕而服而食遠離火宅之苦安受福田之樂而不知所
謝能無愧乎此寺經幾廢興而無刻識可考俾開山之迹晦
昧而不彰難逃弗嗣之責矣碑石礱之久矣近年澤守如許
安仁子靜李仲畧簡之皆一時之文士也法堂未成不敢以
文爲請賢曰今福嚴海會潤色圓滿公盍爲我記之余謂賢
曰昔歐陽文忠公赴夷陵舟次潯陽舟賈李遷礱石載于舟
公問其故曰遷修訖湘潭縣藥師院殿欲歸而記其始造歲
月也視其色若欲得公記而不敢言也公欣然書之况寶賢

覺謂其徒曰吾著述有益感此靈徵不敢多讓遂避紛入谷
結菴孤峰下製涅槃經疏疏成擲其筆曰若疏義契理筆當
駐虛空中靈應果然道俗稱慶師示寂後遭隋室亂法席久
虛太和初有惠愔禪師自并汾來少習莊易晚學天台止觀
見遠公遺跡歎曰恐使聖賢依棲之地反爲墟落乃闢翳蒼
莊棟宇以空假中通之教開剔瞽盲是以芟芻之流多依附
焉繼有元依法師駐錫上方開平二年邑民程行立施山前
田二十頃以充禪悅之須逮太平興國三年賜名福嚴禪院
崇寧間鑿巖禪師繼主其教以其寺基久遠歲壞月隳雖補
葺苴漏不勝其弊乃刻意規畫度越前輩鑿東崖墮西澗培
薄增卑以廣寺址由是俱佛有殿講佛有堂構寶藏以貯聖

感矣。國雖壽，于無量權乃息于無機。于是脫屣于金沙池中，
掛衣于娑羅樹上，患身染塵劫，故自歸于涅槃。知名籍天宮，
復往生于兜率，其質雖盡，其聖彌新。然後畫像並出于多方，
寶刹森列于四海。況此梵王宮宇，面于金谷巖巒，映門之修，
竹萬竿青，遶院之茂林千蓋。綠緣有寒泉湧出，勝地磨礱，堅
石遂成曲池。逼砌靈源，土作曼珠之顆，迎風細浪，綴爲琉璃
之盤。分派則走碧以橫門，激石則成喧而盈耳。故題其額曰
海會禪院。三寶古有之，精舍最經年。深者舊堂壞壁，暗其丹
青，跡簷摧以風雨。旣卑且隘，欲倒而傾。其或崇建道場，欲作
佛事。齋席雖設，延衆實難。使十方香火之人，一會蓮社之友，
或露坐于他所，或並立以差肩。解空說法者，烏可徧授于衆。

磨礱琬琰待余之文奈何辭爲噫嘻天壤之間半山水潏潏而流蘄巖而峯者如塵沙著赫赫之名者無幾皆自古昔聖賢依樓而稱道之然後能輝映於後世硤石去州治遠懸崖列經緯捩哈呀於無人之境然一經遠公盤桓使狐虺寢廟虎狼窟宅而化爲莊嚴寶坊豈不偉歟余景仰古聖靈跡又喜寶賢不忘先師之言故余據賢之說校以僧史而爲之記
泰和乙丑十一月晦日

海會寺重修法堂記

蘇 軾

蓋聞作善今世者責得其門修福來生者必知其路必歸依于釋教庶不失其本心昔者時當訖錄于蒼姬佛始顯于天竺心淨行善識妙通真顯化自彼西方流風及茲東土門開

焉讚曰

事業興廢皆由其人能立事者才智出倫祐公自幼不染俗塵作佛弟子心懷至仁精舍有舊孰更以新公奮厥志不憚苦辛建立堂宇服勞一身聖賢洞感必饗而親紀茲功德昭示千春冀爾來哲相繼善因

重修陽臺萬壽宮記

正大四年

李俊民

王屋山在底柱板城之東仙家小有洞天三十六洞天之一也壇之南十六里曰陽臺宮又小有洞天之一也其靡然而遊隆然而起似近而遠欲斷而連隱隱乎山之陽者入仙洞也東向二百步許溢太乙之水白而不濁甘而不壞爲九鼎金丹之祖者洗參泉也巖竅其腹廓然有容噓吸元氣與山

人回心向善者不能諦聽于經教大定十年有住持僧祐公
上人發洪誓願不憚勤勞輒毀故以更新特易小而成大廣
其制度增其基址重修法堂五間更于次下砌建法堂五間
西挾院子屋六間又于正殿後重葺厨屋前後共十間庫屋
五間僧堂五間棟梁採于他山躬逾絕嶮柱石取于深谷身
履臨危人感異而借力相先工競能而施巧不緩樂事者衆
不日而成高低之麗構爭新上下之層臺聳翠朱簷飛峻射
曉日而紅照紅青瓦連空凝暮雲而碧生碧龔宏宣其法教
開後學之苾芻祐公上人者下佛村人氏俗姓馬法名宗祐
字吉老夏臘六十有二歲自幼年受業本院從當日立事空
門經論通明器識宏遠其所修建無不壯麗費用約及于萬

復藏於名山以俟其人開元十七年仲秋十五日記以是致
之陽臺之成也在司馬鍊師藏丹寶後之六年開元二十三
年巳亥也下值庚金真祐二年庚戌凡四百八十年兵燹而
毀敗觀曰宮隨世沿革崇其名爾嗚呼玉笈秘文流運道氣
猶有升沉之時况巍峩華構豈無成壞累代重規一旦焦土
草木色斂煙霞氣沮方外之游未嘗過而問焉正大四年丁
亥林川王志佑由平水抵玉屋周覽勝區慨然有勦於心邑
令及司氏昆仲挽留住持以起廢爲事宏大殿堂修置廊廡
復靈官之位列齋廚以次接遇則有賓館延納則有道院其
用儉其功速廢始於成興始於亥終於亥一紀而廢一紀而
興疑有數存焉先生幼業儒術長慕元理年高行積境滅以

深通者西北白雲洞也位高而白擲勢卽而遠俯如竦如躍如趨如附北面而朝壇者華蓋峰也亂峰之間遠而深幽而往窈窕而入延袤而上者紫微谿也樹林叢翳虎豹却走宮殿森肅鬼神護守者上方院也自是出避秦溝陟瘦龍嶺躡仙人橋欵天門然後登壇而朝玉頂凌風汗漫披雲杳冥其去天闕猶咫尺爾時天容諸天僊派現於每歲朝山之會寔其爲洞天冠也唐中巖道士司馬鍊師始奏置陽臺觀並御書額壁畫神仙龍鶴雲氣升降輦節羽儀金綵輝光滿宇遣監齋韋元神齋圖畫事迹奏聞時開元二十三年六月十二日也元祖之數由此而振山林學者皆至無上道以不返持

成方能飛昇。金闕游晏王京。真澤二仙顯聖跡於上黨郡之東南陵川縣之界北地號赤壤山名紫團洞出紫氣團團如蓋故謂之紫團姓樂氏父諱山寶母楊氏誕二女長同釋迦下降月日次同太子游門時數生俱穎異不類凡庶靜默不言七歲方語出言有章動合規矩方寸明了觸事警悟有識知其仙流道侶繼母李氏酷虐害如單衣跣足冬使採茹泣血漫土化生苦苣共得一筐母猶發怒熱令拾麥外氏弗與遺穗無得畏母捶楚踏地凌兢仰天號訴忽感黃雲二娘騰舉次降黃龍大娘乘去俱換仙服絳衣金縷繪以鸞鳳寶冠繡履又聞仙樂響空天香馥路超凌三界直朝帝所大娘仙時年方笄副二娘同昇少三歲許貞元元年六月十五田

休幽人逸士望風稟受號曰棲神子一日與余邂逅於山前
頗得其所長蓋以靜爲基以慈爲寶敬而愿厲而溫味老子
五千言不讀非聖書悟廣成長生說不作矯俗事龍伯釣後
長愁海上之鰲子晉歸時難駐雲間之鶴大金已亥歲三月
二十二日登真于嶽雲觀春秋八十有八其徒曰定曰正曰
祥曰元曰忠曰溫索余文其碑故樂書之以示來者云

重修真澤二仙祠傳

趙安時

竊聞一氣既判三境攸分上曰玉清聖境下通無色次曰上
清真境下通色界三曰太清仙境下通欲界太清神寶仙君
說洞元十二部經教太清十二仙天接引通方隨在顯化則
仙聖之道其來尚矣厥後天帝之女西王金母與九天元女

前陵川縣嶺西莊張志母親秦氏因浣衣於東南澗見二女
人服純紅衣鳳冠儼然至澗南弗見夜見夢曰汝前所觀紅
衣者乃我姊妹二仙也汝家立廟於化現處令汝子孫蕃富
秦氏因與子志創建廟於澗南春秋享祀不怠自爾家道日
興良田至數十頃積穀至數千斛聚錢至數百萬子孫眷屬
至百餘口則神之報應信不誣矣逮至本朝皇統二年四月
因縣境亢旱官民躬詣本廟迎神來邑中祈雨未及浹旬甘
雨霽霽百穀復生及送神登途大風飄幡屢進不前莫有瞻
其意者乃託女巫而言曰我本廟因紅巾踐毀人烟蕭條竟
蕪不堪今觀縣嶺西靈山之陰鬱秀幽寂乃福地也邑眾可
廣我舊廟而居之靈山東北高自龍門尖西南橫抵栖鳳掌

野見之驚嘆瞻顧遠近聞之駭異歆慕聲播三京名傳九府
豈比夫爲雲巫山凌波洛浦兩妃金羣於湘川二女解佩於
交甫雖姮娥月奔弄玉鳳翥皆不足以儼遐蹤而躡高步也
遂於南山共建廟宇迄今洞口留其手痕村傍老其鎌樹琵琶
泚之聖字了了可觀自後赫靈顯聖興雲致雨凡有感求
應而不拒亢旱者祈之遙見山頂雲起甘霖必霑疾病者禱
之立觀紙上藥雲沉痾必愈求男者生智慧之男求女者得
端正之女苟至誠以懇祝必隨心而俾予至宋崇寧間曾顯
靈於邊戍西夏弗靖久屯軍旅關於糧食轉輸艱阻忽二女
人齎飯救度錢無多寡皆令饜飫飯甕雖小不竭所取軍將
欣躍二仙遭遇驗實師司經畧奏舉於時取旨絲綸褒譽遂

壯偉麗左右神廟無有出其右者其檀越增修之意猶未已
將見廟宇增加永千祀弗墜矣等屢求作文以記其實僕
以奔走仕途不暇搜訪遺跡至正德四年因任太常職事於
寺局檢討舊書偶見仙墨碑乃唐乾寧年進士張瑜所撰其
略云羅神之曲紅裳綉履係是本身方信昔年張權祖母所
見服純紅衣者乃真容也其碑丈又云歲儉求之卽豐時旱
禱之卽雨連之者災禍交至順之者恩福俱興益知神之靈
應福善禍淫昭然有驗矣其末又載旣仙之後葬父母之五
瑞惜乎先傳道史遺逸而不載本廟古碑又多散亡其本因
略見於唐之墨碑故并序於後

最樂堂銘

元好問

岡巒坡陀小頓大起屈曲奔騰有龍蟠鳳翥之勢園栽松檜
百株今并小松百千株矣其廟之東溪石壁有甘泉飛流漱
玉潑珠琅琅若鳴琴環佩之聲宋秘書學士張文潛曾作
文以記之名曰響泉其山靈水秀草木蓊蒨真神仙所居之
勝境也張志子權與子姪舉愿等敬奉神意又不忘祖父之
肯堂乃率諭鄉縣增修濶之廟未及成而權化權之子舉與
姪愿等從而肯構之先捨資財次率化於鄉村及隣邑於時
神赫厥靈處處明語進者施其材木遠者施其金帛有願施
功力者無有遠近咸雲奔而霧集不數年而廟大成重建正
大殿三間挾殿六間前大殿三間兩重簷梳洗樓二座三滴水
三間九間五道安樂殿各一座行廊前後共二十餘間臺

身康強而子孫吉者將非爲善之功乎

名海內久矣世以不見全集爲恨今欲鋟木流布子厚于宋
者請爲題端某不敏不足以知詩文正脉嘗試妄論之文章
雖出于真積之力然非父兄淵源師友講習國家教養能卓
然自足者鮮矣自隋唐以來以科舉取士學校養賢俊逸所
聚名卿才大夫爲之宗匠琢磨淬礪日就作新之功以德言
之則士君子之所爲也以文言之則鴻儒碩生之所出也以
人物言之則公卿大臣之所由選也不必皆鴻儒碩生公卿
大臣而其材具故在是矣宋君起太行其經明行修蓋故家
遺俗然且得鄉先生李承旨致美按察使簡之宗盟內翰濟
川潞倅祐之父子王孟州大用之所沾丐任太學十年讀書
積文動爲有用之學使之得時行道其所成就顧豈出名卿

工部高平趙公德字冲粹與物無競數歷中外餘三十年朝廷自公宰士皆以爲君子長者晚節末路浮湛里社乃鑒失侯故將幽憂憔悴之態詩所謂風雨如晦鷄鳴不已者于公見之新居有堂取古人爲善自得之義名之曰最樂以公平生攷之可謂無媿其名矣新興元某爲作銘曰樂外有終樂內莫窮惟樂焉有內外之別斯君子小人之不同大本在中至和與融涵浸薰醲四體以充孰不秉彝而天獨以厚公醪醴腐腸鼓鐘開聰誠有薰薰者存洵憂畏其誰攻相彼力田祇繫於逢就七遇之皆北要萬折而必東遼海管寧鹿門龐翁幽蘭深林穆如清風雖心逸日休人知作德之所自至于身康強而子孫吉者將非爲善之功乎

修常恭行孝悌情欽澹泊不尚繁華隱種山泉求從散職陳
星詠月夕處朝遊未開榮啓之德已深劉損之瘼年六十有
七終於私第夫人王氏四德彰聞早續君子六行無釋琴瑟
聲和鄭子齊姜詩稱舊好三周之歡未盡九原之路已歸嗣
子懷敬拊心扣地泣血流襟擗踊號天杖而後起開元十四
年二月十一日合葬於高平縣東北十三里之甸禮也東西故
猗五福翊其靈南北腴區三光昭其境鶴山旣久無憂丁令
之歌丹壑罔移不記麻姑之頌其詞曰肅肅我祖發自周年
盡忠事主追孝承天扶疎拔萃王潤珠連五侯將相裕後光
前哀哀父母亭毒多方酬恩罔極泣血霑裳

敬慎堂記略

府署

白處善

材大夫之下哉易代以來佐東平幕二十年當賢侯擁篲之
敬不動聲氣酌酢臺務皆迎刃而解有用之學僕既言之矣
嗚呼文章聖心之正傳達則爲經綸之業窮則爲載道之器
顧所遭何如耳他日人讀鳩水集或以文人之文求之渠特
穢穢子耳非吾心相科中人也癸丑清明日河東元好問引

唐故將仕郎李亮墓志銘

闕名

公諱亮字闕思其先隴西人也元元皇帝之後裔漢大將軍
之孕緒原夫列相秦庭集金人之壯采稱君蜀道光玉壘之
英躔或龜冊呈文擅芳聲於交趾或龍門啓譽泛仙艇於洛
川並見重當時明諸吏錄况宗連上路望接雲枝誠四海之
名流諒九州之上族祖興朝散大夫趙州平棘縣令父脩皇

然在他人未必遽得貶斥而已爲清議所不容矣季常于其兄使宋之二年請介行人以問罪遣之而宋人不納後十年又請焉下大臣會議以爲不可明年又請焉不得已復遣之至遠康而還幾死者凡十數其事雖無成而其可與有爲者于此亦可以見之舊嘗從余授詩書又知其爲有志者今其將爲州于頴也載米與幣而過予以別且請予有以告之予無以告子也子行矣予固已言之矣勉其所以處天下之至易慎其所以處天下之至不易者而已矣予無以告子也

默齋銘

明宋濂

陵川和君原德以文行稱趙晉間嘗被薦入朝稱疾辭去結廬太行之顛題曰默齋其友湯子方爲之請銘銘曰昊穹上

先是罷解之制戟門外迫於民居騶從往來必矩折礙趨委
巷而南出始得與通衢會壬午歲典郡者惡其壅蔽不足以
廣視聽也遂以閑田之在官者與居民兩易而闢之由是南
北弦直自通衢以達於廳事中外洞然始二百餘舉武則足
以稱夫覃覃府寺之嚴矣越二年傅公汝楫至以廳事背卽
爲蓬藿之場外嚴中踈本末靡稱正猶人之色厲內荏實君
子之所惡且承宣有所而退思無地張而不弛於義非宜增
剗之謀寔基於此於是取大雅抑之二章所云許謨遠猷正
威儀以爲民則者扁其額曰敬慎云至正八年四月望日立
石

送郝季常序

高平乃古長平地北抗朔漠南通大河東拱畿輔西連關陝
延袤百里介澤潞間爲古冀之襟帶爲西淮之咽喉誠重鎮
也去縣北三十里爲驛而驛之名則長平也我太祖高皇帝
駐蹕金陵此地尤爲要衝晉王殿下往來經行親灑睿藻於
驛壁在洪武間適初建時宜其完美也及太宗文皇帝居京
師使節少簡於昔而廩餼車騎亦多撤去驛至今所以亦漸
致凋敝焉成化初邑侯容城牛公嘗一葺之邇來頽圯益甚
宏治壬子邑侯東萊毛公蒞事之明年侯以通敏之才廉潔
之操政平民和乃大整隳廢於是復葺焉傾欹者正之覆壓
者易之剝落者采繪之踈漏者聖壘之輪焉與馬燦然一新
過客無萬里之憂吏卒無信宿之擾工役則因居民之有職

運元鑪下處風雨霜露得其平日月星辰順其軌江河山嶽
以流以峙百物以生萬彙咸叙不發一言而莫敢失其恒識
者以其本乎至誠之理也維人之生內則五性七情外則三
綱六紀所以發於中而應乎事者欲其酬酢適宜辨析非是
固不歸之于一點而已然苟無誠慤存乎心徒欲以三寸之
舌取勝角靡上陳爲諛下喻爲詭陰謀規利邪說誇已其去
道不亦愈遠矣乎昔者孔子嘗欲無言顏氏如愚亟譽其美
後由與賜佞口多言棄弗之取其所尚可知也絳灌不文外
若樵鄙而功茂績偉晁氏之子號稱智囊卒啓戎兵身斃於
市惟躬行之爲貴何言語之足恃晉有和君力行未仕期實
踐以自修獨默默而無語此蓋將終僂佞之陋習而庶幾乎

其事皆不傳者以其敗耳嗚呼可以成敗論人物哉茲因
舍之復特表出之以爲來者告是爲記宏治六年立石

高平演武亭記

劉虞夔

洙額有演武亭一區坐瀕丹潁雨集山濤暑衝秋蟄防岸崩
圯殆爲水伯滙浸邑劉侯振而新之輦澤虞之材伐山厓之
石鳩陶埴之工驅子來之旅稱畚畚略基量工命日增卑倍薄
撤故飾新絃五楹之堂於北闕雙戟之楔於南峻牙章之臺
於中退食有齋晏息有閣漬以丹堊采有青藻飛葦苞茂
煌壯而麗矣懼師徒訐於六步七步之律也繚以垣墉百堵
鱗次召其趺落跑門千夫雲屯縣賞格時簡閱荷盾矛者立
於旁披介冑者馳於下肅矣軍容赫焉武脩虎豹之勢雄峙

於官者易而用之材物則因羣小之有干於里者貸而輸之
所以民不知役而工告成矣董其事者老人馮瑄而贊襄之
者驛丞馮質也聞故老相傳驛舍皆左丞賈魯故第賈在勝
園由進士任御史大夫時黃河決大爲西南害丞相脫脫用
賈計修復故道以功拜左丞當時爲之語曰賈魯修黃河恩
深怨亦多萬年千載後恩在怨消磨賈之功亦偉矣賈子亡
其名曰賈五舍者太祖皇帝天兵南下集鄉兵拒敵死之家
屬悉遭殄戮建驛曰因撤其故第之材克焉故驛舍之壯麗
者皆賈第材也賈子雖以不服死在于所事則忠且義矣賈
父子死矣而故第驛舍矣人知賈第之侈而不知賈之功可
以居之孰知賈第之毀而不知其子之忠義足以當之晉王

鄉之軍畜衆容民除戒不虞兵之不可侮於天下也審矣今

干城之夫繕營壁精器械時訓練無一不可當百者則先事
有脩盡地爲兵起距燭聚格鬪星羅敵愾之聲震於無外自
將不戰而無敵矣是故聖人在御神武而不殺者乎夫三言
之鄙長平之墟用武地也昔抱貞守澤籍丁男三之一農隙
角射三年得勁卒二萬故昭義步射冠諸軍民到於今稱之
乃世之業官者以營建爲嫌樂因循憚改作視公家爲傳舍
聊以託宿遲明棄去若侯之任勞任怨整旅建威軍容不弛
於國顧不難哉嗟夫徹桑濡柳謀士也憂治危明盡臣也侯
抱文事武脩之猷紆外寧內憂之畧侯之謀不其爲盡臣乎
哉余歌周雅賡魯頌志侯憂國之心而冀疆圉之臣咸奏乃
績云爾

山隅且轉徙之煩匪擾於鄉呀呷之聲無號於市降婁囈而
戒事鵠首正而告成侯將載歲日第功庸通介紹於京乞言
以紀今天子堯仁纘圖舜德光寓道化翔洽於海壖聲教漸
訖於埏賁部落獻琛獐獐輸費月支日出之域辦髮貫胃之
區靡不稽首稱藩伏心執贄利覩聖明幸濡汪濊二階于舞
尚虞舜之誕敷因壘崇降邁周文之怙冒鑄鋒鎬橐弓矢放
馬歸牛不觀兵時也厥工肇興不幾于勞乎然是堂雀之驩
非厝薪之隱憂也司馬法曰天下雖安忘戰必危兵不樂試
於治世治世所不諱也成周比閭族黨州鄉之民出爲伍兩
卒旅師軍之制秦郡制材官漢因之唐有州郡之兵宋有廂
鄉之軍畜衆容民除戒不虞兵之不可偃於天下也審矣今

度具舉制作觀昔始相倍楚經始於是年冬十月竣事於明

有示夜有警陰極子陽極午向曙入暮凡晨舍所至罔不瞭
然分明非惟民之勤倦作息內外百爲準於此大至官府之
政學校之教軍伍之操歇細及行旅往來戍邏之巡警興止
亦皆以節譙樓所以宣天示人如此此古人所繇作也公能
於茲復之也而其功化亦豈有窮焉以故未作也而仰其成
已成也而樂其事是雖勞且費不以爲厲况不勞不費乎於
戲此公之作所以爲賢也詎可沒其善而不爲之書耶公名
偉字仲奇世爲杭州錢塘人成化乙酉鄉進士明宏治三年
庚戌秋九月十八日立石

訓導鄭可權建譙樓記略曰澤州界懷潞之間當南北衝據
太行挾丹沁實爲輿區今載罹兵荒民稍安集洪武戊申李

重修譙樓記

宋 甫

夫譙樓者所以宣天道示人時澤之譙樓在治前距剗已遠
重修於國初知州事湖襄李公祥歲月浸久羣材腐漫先是
灰化初級郡陳公奎慮其傾壓撤而欲新之未幾公陞去任
材積一空厥後繼理者皆弗遑及至庚子歲扶風張公文質
廼始踵舊址小北而臺之餘材未俛緒會今侯陸公偉入代
欲謀成終尋值歲歉還止而臺左右漸剝落觀者日望成焉
宏治改元歲稔民安公知人心所在於是計度鳩工庀徒執
役始於儒學明倫堂次明道夫子祠最後廼及此樓臺基仍
故完敝從今構樓於其上高四尋有奇廣五間巍然煥然法
度且舉制作視昔殆相倍蓰經始於是年冬十月竣事於明

也壬申秋七月賊遂以十數萬衆綿亘百餘里壓高都而西
子女玉帛厭而去嗣且月一至焉此之南暨邑東西賊建號
樹幟者不一而足或以萬計或數千既擄竿脅從者且十五
六至若上黨汾水亦不啻幾過於是聖主遣大將軍率偏裨
凡若而人更敕大中丞親履行間少稽再以嚴旨切責邊司
馬輟宣雲來視其事又再遣軍容日夜督察罔少怠先是既
不應使君檄且以飽賊而公私如洗賊十五六過兵尾其後
者數如之壬申秋稍有獲初尚竭蹶供億父老子弟更相勸
勉曰此二百餘年纔有今日爾敢愛其餘悉索散賦以充壺
漿不幸大軍之後又以災告賊氛既未衰減我師興發未已
瓶罄罍耻可奈何且大將軍建旗數索者凡幾易偏裨而下

公祥來守是邦於公廨之陽地形爽塏俯臨城郭建譙樓橫
七十尺周二十丈高起四之一架屋三重鸞翔虹亘于以宣
鐘鼓之聲定旦暮之節齊七政之運行警庶民之動息豈徒
侈觀美快登臨哉

冀南道兵備副使王公平寇碑

張慎言

吾冀之南鄙賴國家福牧寧無事戶口蕃殖鷄犬之聲相聞
有康衢擊壤之風蓋二百六十年於茲矣往者闕中震隣言
竊有杞憂說者曰冀野既不腆不足以飽彼且析城濩澤之
險爲賊所忌無用爲慮言曰是不然天下有事豪傑蜂起如
劉項之爭山澤可用偷安不則草澤之弄走險負隅吾土憂
方大耳無何賊玉家印以萬衆渡汾水而南遂闌入其境時

百餘里賊驚從天而下也流寇禍始關中漸平叛卒口者

而反受撫之利乎冀之南守與巡各畫地而治若農之有畔也誰能左右畫朝潞子而暮汾水拮据卒瘁奔命永寧石樓間三交坪豪子原督率兵將大小數十戰所殺擄過當不以代庖卸擔者乎郡縣被兵者二年餘矣納履踵決正冠纓絕或其時矣兵至之數與賊相當供億之苦亦等焚掠問吾父老何以不怨年來芻蕘無算丁抽畝稅應命如響懷誰之恩感誰之義而令子來如茲也軍容之役吾未之前聞也一切上下之文率功令所不載往者豪傑之士且曰吾有拚此鷄肋爾今中外多故簡書在上諸守令勢不得強項曰吾視此冠組土苴也問誰調停其間曰吾赤子方在水火我爲父母不救焚拯溺而區區爲倔强之故自矜豪舉乎忍辱以忠上

材官驍張各率所部龔厥厥欲未易更僕數然繚縱發縱之
機愚闇未知所屬格格不相能而文武遠近中外之間叩額
不羈軍容奉簡書赫然居其間吁難言之矣余至今日賊旣
遁去得從父老後謂幸可旦夕無事矣痛定思痛始進父老
而訊之曰往者芹池之捷賊已踰吾邑而西五六十里時偏
將軍領二千之衆旣越富店問誰督之令其啣枚而返殺千
餘級賊遂鳥獸散乎龍泉之捷賊以數萬據潤城白巷拒舞
酣歌曹將軍出賊不意殺賊數千除墮崖塹而死暨所獲婦
女無算計先後大小之捷茲爲首功賊膽裂於龍泉之戰後
不復飲馬於沁陽問誰督趨大將軍卷甲而趨夜發高都行
百餘里賊驚從天而下也流寇禍始關中強半叛卒日者踰

姑有待爾使此賊尚未授首當紫金諸賊跳梁之秋東西響應上黨高都皆此賊駕輕就熟之地一犄之一角之踞太行之脊進戰退守恐今日尚未得朝食也誰爲徒薪之謀毅然搗其穴不幸而中伏亡額中創者至再三事幾殆矣奮臂大呼渠魁授首遂犁其庭獻俘於闕曾未幾時西賊見告我遂得一意攻守無東顧之憂也言未既諸父老長跪而前曰微大夫之言吾儕小人其何知焉但後先毫髮率吾王使君之功我父老子弟食此無疆之福然亦未知其艱難至此余曰固也使君何術而處此父老曰恐非權謀術數則終無濟理余曰否否一老人龐眉皓首年且九十餘扶杖而前曰軍旅之事何妨術數吾使君不專恃此也政是膽識才智爾余曰

採民噫良工苦心矣將受命則忘其家援枹而鼓則忘其身
茲且驕蹇無人禮至擁絲肉得所掠媚覲諸於繡闥以見兵
使者又偏裨而下平以廢閑從志在玉帛幸則獵其功罪無
所歸問誰駕馭之貪者驕者狙詐者究皆束於文法得奏寸
尺之功而我幸借其半臂也宜雲非無事之地也文中丞臨
全晉賊豕突狼奔東西無已時更風雲之變將在呼吸年來
倉卒機宜邊司馬御史大夫直指使者皆從容受成於誰氏
之手軍興既無惟正守令從事卒不至襟肘及羽書旁午牒
訴倥偬率從誰稟成也客兵之害蓋從古記之矣豈惟兵諸
大小將領有事而至吾土皆客也年來往返之積殆不啻百
萬矣此百萬之客誰爲主人令去來無恙且令得奏膚功也

始有待爾使此賊尚未授首

往來南北者澤實爲綰轂焉固全晉以南一都會也所隸皆
巖邑歲供賦程二十餘萬以故宦者稱爲信美藉圖之然山
險而風氣勁悍民良者纖儉重稼穡猾者仰機利博戲椎剽
爲奸郡中豪敢通吏胥桀黠者持上下陰事又宗室日益滋
驕怙奢縱貧無四民之業率醵金聚黨與擇癡富魚肉之至
陵轢郡人士有司者莫敢問澤於上黨猶上黨於汾陽不得
豫澤李官行部澤與分庭焉弱者雖阿就之不則執前例甚
力率不相能已輒中以他事往者士囂於庠宗橫於下邑上
下斷斷如也賢者又辟爲畏途不肯來曰王使君守福寧一
歲以長者聞又吾鄉諸薦紳先生習知使君及獲從諸子大
夫後一望顏色無不心降皆願得使君已而果輟福寧來守

固也術數有時而窮恐才識亦未可專恃也三晉有事三年
於此不爲不久其間兵民上下中外文武璫弁之際憂乎難
以覲縷矣卽御史大夫大將軍且三易焉又其間朝更夕易
者不知凡幾獨使君凡凡於先後久近卒奏破斧之歌此豈
爲苟且之政徼倖萬一耶我默有以識其微矣皆使君之誠
也仁也權謀術數膽識才智有誠則感之至而仁則入之深
耳然與否與諸父老又長跪而前曰盡之矣是可以記吾使
君矣請鐫石以告來者可乎使君諱肇生山東掖縣人以司
農郎奉敕而來頃賊遁河以南秦楚騷然朝廷復簡少司馬
陳公竒瑜節制諸省仍以使君監其軍竹帛鐘鼎之勲方新
未艾也

相望陽沁復崎嶇萬山荆執輪蹄者產且立盡爲力請常事
者次其等加額各有差先是賈於郡者屋相比已而苦夏亟
輒廢其居居他邑比使君來從上黨溫軹間爭藏於是法何
常之有按法繩之小者配大者誅使君旣不縱奸宄然毫無
失入如張自安二十餘人寃久滯疑則方待讞比得白十二
三庾死不則罄其產使君爲曲尋其生狀爰書詳惻周至今
若等自對吏簿責不啻其口出速爲白得報而後已配以下
減者復無算宗驕悍不可制大約富者居奇乘諸庶宗之急
率出錢物半姑十得五預收春若秋之券抵期持券之官府
獲白鏹若索諸寄而貧者又復貸如前時以故富者愈益橫
不特役使貧民諸貪宗所與貫子錢者爲若爪牙威重於守

吾澤至之日上下熙然爲真得父母人方謂澤故難治定當
敢擊行以嚴劄刻急爲理始奏治辦名乃使君獨尙寬和禁
網疎濶大指諸特去其太甚坦夷明白不特賢士大夫洞悉
之窮鄉下里皆曉然知使君心事當甫下車郡中豪大家心
輕之及門內外奸猾曰易與耳使君外寬內理不務勝此輩
爲名心識賢者式其廬餘亦若不知其爲不肖者然明允篤
誠廉靜博大居久之見不可惑以非心折焉聽訟時恣民可
欲陳已則使君爲說利害如鄉三老聚鷄黍爲居其間者側
隱之心可掬以示人民無良猾罔不愧服往邑隸州視府差
低昂又之郡伯雖稱師帥諸布條教不過移文有司有司故
事視之使君謹身率先嚴重無假借意所爲均賦役清里甲

異此使君居官無異其居鄉時曰吾奉職循理而已何赫聲
名之有哉以余觀古循吏至于古贈炙然所稱述不過務耕
桑節用殖財種樹畜養而已至復錄其瑣細如曰種一樹榆
日本難五十本葱一畦韭家二牡蛎五鷄此皆今日能吏所
不屑事史津津言之又劉祖榮爲會稽當遷有五六老人麗
眉皓髮從若耶山谷間出曰明府下車以來犬不夜吠民不
見吏夫作守令者卽不自言才然至使民不見夫亦復何難
之與有固當信百姓何嘗參求於官長令人人解推乎至推
酷吏被之以千載不可灑之名乃所撝拾則又公廉不可交
以私方畧教導咸足稱述始知古人艷稱者今嗤爲俗吏今
頌爲能吏尙不足比古酷吏之百一悲夫使君旣不肯自表

貴者亦避之唯謹貧無檢押散之鄉邑爲最無已時使君乃
盡檢諸所應給者一日榜於衢有持舊券索積逋及非身赴
者法無赦諸宗至有無卓錫不舉火者一朝得數百金以去
是日鼙聲雷動然有犯又輒以法繩之無怨色旣人人自給
而重扞罔强有力者不得操奇贏諸宗亦以若無所關其緩
急黨盡解勢遂衰止不禁而自戢待以禮象以恩犯則剪爪
牙窮究其親黨使君夫豈無術而處於此豈有聲色哉然他
人效之或未能以使君堅直廉正誠信於諸宗士大夫也政
大畧得其平耳大姓有不能恣得於小民者使君情法調之
迨後日二三大姓復求多於使君所案百姓遂一旦與積忿
至煩枉後惠文方知使君所全者大也使君守澤時無赫赫

行事不過耕桑節用禮樹養畜諸靡密煩碎之事至考其世

用苛始信史之傳循吏者意蓋淵且遠矣未嘗不作而嘆曰
守令者天下之元氣也又見今之從政者艷稱能吏治以豪
取武健爲愉快且曰治末世不當如是耶然方畧條教尙未
及古邳都者流造詣間遺又未能孤立行一意政嚮者所謂
俗吏也宛邱楊明府以已巳令吾不腆之邑邑雖不乏縉紳
先生然陵谷負側土瘠而民貧士大夫率樵魯朴直計爲能
吏所厭薄乃明府意殊安之與士大夫吏民交若生於斯長
於斯也與其桑梓無異明府亦簡穆居平不見喜怒之色吏
民有犯未嘗重笞朴之其爲治不令人怒明府旣易直又重
厚少文迫而後動卽貴賤賢愚不至如世俗斬然別白禁奸
懲惡亦不以東濕巖峻爲名無以厭少年喜事者之心故亦

見人亦無有知者獨是郡邑之君子及貧苦耕鑿之民恩特甚今不過隨牒需次而已則廉吏可爲而不可爲諸貪者餘財以長子孫且使君使君其何辭焉昔子美嘆元道州曰得結輩十數公落落參錯天下爲邦伯萬物吐氣不肖於使君亦云郡若邑方尸祝使君子以人所思而不能言及其所知而欲言者爲道其實如此使君名所用字行素號賓吾河南懷慶府河內縣人中萬曆庚戌進士記之曰而使君乃爲兵部車駕司員外郎

張慎言

陽城邑令楊公生祠記

余諸生時讀史至傳所爲循吏者意謂有奇蹟可紀乃次其行事不過耕桑節用種樹養畜諸靡密煩碎之事至考其世

之南明府臨城督守令發飛礮賊應手而落至末冬朔一日
明府趣尤將軍夜襲賊於封頭斬首百餘級奪羸馬財物以
歸又搞發遊擊白安於朔三日擊賊再敗之賊從崦山西奔
去無幾時賊又從沁水至邑之西長灣諸村越癸酉元日賊
又出沒縣南山中春仲十一日賊又至邑之西賈寨羊泉間
謀至爲明府幹丁所獲云將以十二日至城下嗣又獲一間
者皆斬之知有備乃復西去上巳日賊又以數千復至邑上
義下交諸里明府率民兵千餘人以出未遽嘗敵張旗幟爲
疑兵以示有備至望後越初夏賊或在中寨白澗或至獨泉
或至高會橫嶺洪子峪五月再至澗城自壬申秋迄癸酉夏
無明不至後先積賊衆且不啻百萬時遣大將軍前後至者

不令人喜然先是歲雖儉率多半獲又鮮盜賊百姓日務農桑明府行所無事大畧治在澹漠清靜而已庚午關中賊踰河而東平水多事尙在震懼辛未首夏河曲賊逸而走汾以南遂闌入吾土時大兵尾其後復踰烏嶺而西邑之禍未甚僚士民率狎視之云析城底柱之間果爲賊所忌然明府諭吾民收拾蓋藏晨夜爲備而士民不知也比壬申秋七月望後一日賊從高都來以數萬衆犯邑之東偏白巷諸村殺掠慘不可言沁方泛漲賊不得渡至河西者無幾明府遣丁壯勇敢者縣賞格以往賊有號九條龍者斬其首以歸又爲舟子所誘半渡而沉之越四日賊拔營東走嗣八月十六日賊復以數萬從沁之寶莊入邑之望川諸村屠掠與首秋等遂爲士

井羸瓶也何道而使民至此卽百姓願效子來而明府不恐之色不得已之苦心達於面目仰之者率爲惻然方軍機倥偬人率辟易變色乃明府依然簡穆不見喜怒之色其朴訥少文迫而後動仍故也士大夫始歎曰賢者固不可測如此天下緩急固時有也當危急存亡之時武健嚴峻之吏或反失之木彊惴惴者與民不動聲色措之衽席卒享無事則明府潔已愛人民信之久矣語曰信而後勞定其交而後求其斯之謂與夫卽戎大事也乃夫子必之善人計效於七年明府更有捷焉故知古所謂循吏者善人也諸能吏深文舞智詐籠術御凡事稱勇敢雖縣無通事摘發如神驟令人喜然去之日不令人思何也善人者百姓之耳目不驚不令人

凡三易裨將暨材官率所部主客兵過吾邑者積亦將強半
於賊之數邊司馬御史大夫直指兵使者郡丞倅司李往來
無虛月將驕卒悍且軍容奉簡書以監軍來非禮之禮爲彊
項者所不堪先是尚能悉索敝賦勉充壺漿嗣且不登半菽
疫癘大作民死者又半於殺擄公私如洗賊與兵之來率如
風雨明府諸所爲城守捍禦之具之法之事宵旰勤劬手口
卒瘁辛苦萬狀無俟覩縷惟是年來數十萬主客之兵芻饟
無算諸行李往來廩資餼牽竭矣卽取諸閭左乃父老子弟
子來恐後二三窮黎執戈睥睨間將二年所勞民傷財皆非
常之原是邑中三百年來所無何以卒無怨言當疊耻時諸
喜事者且不難以明府三尺刻轢豪富一切從事謂累千金

井底瓶也何道而吏民至此

陽故無鐵稅所司歲加勾稽以爲常民大窘侯獨爭於上卒
蠲其征邑舊以戶口編力差罔問腴瘠一丁不能支多跳者
侯劑產之媿惡以登下其賦均派九則徵貯於官而募給以
時爲顧役之例公私便之當道俾著爲令通行一省裁減里
甲白綱銀外纖無橫費創立社倉儲穀萬斛以備災侵命民
以漸入毋苦人競勸輸鄉有錫鑛土人爭趨其利變且釀矣
侯按其首事者餘置弗問上下帖然村盜數十輩肅聚萑苻
格弗止侯廉其姓名榜於市曰吾不忍卽法汝亟改行且責
汝辜盜聞之悉解散爲良民四封之內九絕赤白不復聞犬
驚侯爲政抑強扶弱大指務德化嘉與百姓更始不事鞭箠
每折訟得情以片言庭往往空若洗民有被讐以非命誣者

喜不令人怒然蘊藉冲深緩急可倚去之後愈久愈令人思
慕而咨嗟詠歌之則吾明府是也噫知此可與言吏治矣吾
故曰守令者天下之元氣也明府諱鎮原河南陳州人萬曆
己未舉南宮崇 戊辰試大廷賜進士甲戌三月以內召行
陽城邑令李公生祠記 王國光

此我陽城李侯去思之碑也先是侯召入爲御史邑父老與
其子弟驚相謂奈何奪我父母已相與咨嗟攀援不能留逾
歲復相與伐珉請於余曰李父母實生我吾儕安能一日忘
侯唯是侯德澤在人心治狀在人耳目願碑之以垂永久謹
按侯登隆慶辛未進士以壬申四月來尹陽城爲人惇亮愷
悌中無畛域而御下嚴凜登堂左右顧吏輒抱牆辟易莫敢

侯既遷去而余承乏太宰念天下吏惟令於民最親民有隱
抑惟令能死生曲直之假令令皆得人民胡弗安天下胡憂
不治日夜思登延茂異佐百姓之急翊戴明主私心益恹恹
焉而時與寮屬品隲諸州邑長吏其傑然表見如侯者指厯
厯未易屈也陽民之不侯忘有以哉余故從鄉三老請乃撫
次其大都勒之豐碑匪特永侯之思因以風示天下之爲令
者侯名棟字尚隆別號吉軒河南涉縣人

送吳郡別駕段侯之京序

段珍沁
水人

歸有光

蓋天下之所需者才也才不足以當其任與之百里之地皆
皆焉常若無所措其握持膠固自以爲能有所執而大者往
往廢弛頽靡而不能以自持與力僅至於其小者而蔽塞疆

業論死上爰書矣侯察其有寃色平反之咸以爲神明居恒
致羔羊之節未嘗私橐民一錢亦未嘗過飭郵傳諛使客以
疲民一日當道使使下符郡縣也其人虎而冠所過亾不較
輒得意去侯撻而杖之當道恚甚未幾卒敗不能爲蠆尾士
民益倚重侯曰令仁人哉乃不難近上官以庇我治饒暇則
旦日行學宮與弟子設俎豆言詩書修稽古禮文之事而考
正其行藝士爭自淬礪文學益斌斌矣洎陽五年吏率於良
士嚮於黷民樂於業治稱天下第一部使者薦剡無慮數千
上甲戌入計奉最上賜璽書燕勞以歸又明年徵拜爲今官
陽之民迄今猶盈盈望曰侯庶幾復來撫我乎噫嘻吾邑故
多賢令若掌故所載張之才韓汝弼二三君子遠數百年民

侯環李侯敏德王侯如噴皆以別駕丞署知縣惟王侯太和
人而三公皆上黨同縣崑山之人並稱其賢侯今繼之又賢
也今太守王公以盛德年少在位公陽曲人而叅佐以下大
抵皆出山西一時之盛非偶然者蓋平陽上黨先王遺教其
君子有深思焉豈非吾吳民之福哉而繼侯署縣者別駕周
侯又絳州人也予故惜侯之去嘉崑山之人又得侯同官河
地者夫晉多君子其施於吾民者遠矣

送高平令子房王父母誦河內序

王邦柱

余曩觀於東萊之風知掖有子房王公者文章名海內然不
以帖括爲工綜覽今古於兵農禮樂天官輿地諸書無不熟
與探微披圖核實蓋儒冠未脫早已裕經綸當世霖雨斯民

戾不勝其恣睢之習民何以堪之蓋孔門論爲政詳矣取其
果達與藝者宜若非政之所先然非是三者莫能得乎人情
也故嘗論牧民者譬之操舟使之張則張使之翕則翕以能
得乎風與水之情不然未有不敗者也侯有通敏之才於賦
籍兵冊一覽悉記獄訟大小無不立決而取舍操縱皆合於
情故自士大夫至閭閻之小民咸便安之侯嘗令嘉祥矣又
倅淮陰矣能以治究者治淮以治淮者治吳風土習俗夫豈
不同其達乎人情一也故嘗論牧民者譬之父母之生子爲
之擇乳母焉其乳母或以他故去而隣母代爲之乳猶之乳
母也又復爲之別求乳母則過矣古之守令有假有守有攝
然久之卽真也郡丞嘗行縣事亦何不可哉而必選令此亦

亦知公之爲政乎或曰鄉閭之民雖未公識但自公來耳不
曰吾凡一絲一粟無不受直市於民何如市於公之倍其息
或曰資吾種緩吾征吾餘十限之力以深吾耕或曰入口饑
給百役如織何似蕭然四壁公惟寬我一切自今眠始貼席
或曰我累數累日不火何以假之須臾公之推食食我或
曰賦之數徵之數解之數按簿而足心如水公之素或曰有
隱必剖無抑不伸吾質吾成而已何煩束矢與釧金或曰災
侵未已潢池紛起非公之建威銷萌亂邦焉底矧曰其寧幹
止或曰餘骸久暴以藏以覆豈惟緩我生民澤且及於枯骨
已群泣曰如此公而可使舍我去乎則奔控本道請留而兵
憲李公粹然河內入也笑應曰今而邑則予僚屬也今河內
則予父母也予亦欲以賢僚屬自予也顧能以賢父母予人

之志已天下繫望公羣而待澤如飢饉寒續旦莫恐後也民
兩子捷京闈丁丑第南宮銓任高平縣幸以羣所待澤者余
邑獨先被焉殘黎可爲色起矣己卯春初從戎馬控轡中
關抵任則真惻求瘼得所爲疾苦狀輒條之諸司且將圖上
宸疏也境以內肅然一清卽故稱南陽不可問者憚公威易
姓名潛遁去間左晏如也甫下車屬有較士之役所品題胥
忻服競誦公隻字爲鍼指一時蒸蒸丕變又力言於學使者
得增應舉額蓋公以文名世故於造就人文爲甚殷云諸所
興釐皆酌機宜而次第布之如馬如濠新猷方在播敷居未
三月銓部以公調河內聞者皇皇如失怙特聚族而語曰而
亦知公之爲政乎或曰鄉隅之民雖未公識但自公來耳不

公爭諸界上昔賢善政足令人繫慕者乃公俱再覩之猶興
盛矣於是公蒞河內且有日河內古單懷地在太行之趾距
巔北不三舍卽爲余郡若邑邑之人日往來於懷者無虛晷
第惟羊腸一綫扼南北之吭一夫橫處而兩境中割蓋無事
則呼吸通焉有事則輔車倚之者也在昔蕭王以河內險要
難得其人必得文武備足牧民御衆之才如寇恂者而後任
之建武勞攸於潁則曰賢良相去不遠河濶九里冀維城業
福蓋地得人乃重人得異地尤賴之非規規隅畫而理也今
寇氛未息方耽耽窺渡河內首衝稱險要固知尹此者非公
不可而近余邑甚不啻潁之於雒以公控禦其地誰敢有橫
據太行一片石者山以北可安枕卧也由斯以往泣人蒙公

乎遲矣無復言又請之兩臺曰微而言吾亦爲而計之顧未聞不得輕留之旨乎邇日事耳衡命而再瀆奉使者將隕越
是懼可若何其不謀而詣闕者數百千人例先白銀臺曰逖矣父老情甚懇可念顧未聞邇者不得輕留之旨乎而晉事也衡命而再瀆納言者將隕越是懼可若何無已則擁公輿
遽其行河內迎公者過諸境外不使入更相誠無一作居停主久之而公竟不得去懷人窘詣上黨謁李公曰泣令今吾
令也泣民乃固爭不可奪公何不以官治之使桑梓早得慈父乎李公以上命慰諭泣父老衆涕謂公卽誼不可留顧編
審非公誰屬者公乃誓於神時以公慎惇無告者除之稍稍以饒有力補其額邑人率歡呼曰公之遺愛也又稱王忠文

劉公名應奇字潛如河南中牟人歲戊戌以進士高第舉今

邑無賴子多竄入公門憑藉城社爲民施錫公曰是亂政之
媒也因汰其冗者易其黠者久之悉慤愿不敢爲蠹間倚法
索賄無銖毫必知之旋革斥不復收衙以內畏之若神明焉
邑兩稅昔稱易辦至丙戌大祲戶有亡命遂至逋欠里排豪
依詭籍單弱苦累催比所蠲所拖率多富豪公廉知一二大
猾寔重典而詭寄有罰包攬有罰追呼不遣羨耗不加終公
之任賦額日增民不爲厲審編徭役舊里書率受富人賄屬
不以實報間寄耳目遂開騙竇益擾益舛公出不意倏令首
實而又多方體察羸縮莫道高下不爽投贖者類虛贖去蔓
橫肆口語牽房帷詰曖昧取捷一時公遴選訟師籍之於官
時斥其尤誕者兩庭質片言而折無羈絆無係累第正其曲

福豈有量哉抑余又聞之蕭望之材優輔相元康用之更治
民以考功爲平原日淺復試之左輔我皇上神聖隻千古所
擢用破格例既卜之名廣及外僚其非起家長令者至不得
與館職於民功若斯重也公爲高平日淺茲之河內得久治
有成績司功上最而館職而既卜可操契符焉廟堂借其經
綸蒼生被其霖雨公之才志乃始大展而畢窕其蘊高平也
河內也總若萬卉之噓於春陽孰匪公澤孰得私公而謂獨
我澤也哉乃其兆實自余邑始宜余邑之尸祝公獨切終未
易以他境擬也

陽城令劉公生祠記

白所知

劉公名應奇字澹如河南中牟人歲戊戌以進士高第來令

布敦大澤厚之政究至政清刑簡爰書無大時一人詩云體

於文饒矣且冰鑠之操賦之天澹泊之味根之性無論四知
之金筐篚之交毫不及門卽米鹽薪柴之細僅侔寒素而質
之市民並溢其直市人恒不知也又鑛使行縣張威煽虐人
情洶洶隣封方望塵倒屣僂僂蒲伏伺其顏色而公睢睢盱
盱不飭傳不授餐僅長揖一見而已彼其人方大憲以熟公
治行卒無所肆其毒螫而去夫撫摩鞠育用之以撫黔黎而
直節勁氣持之以折近倖公之政績人品端可識哉循績旣
成薦剡相望天子嘉公治理最辛勞久擢參三禮行之日邑
人扶老携幼攀留號泣者踵相接無論幾千萬人已念甘棠
之憩峴山之遊爲築室肖像相與瞻依其下志思也邑父老
李遐齡白景華等首厥事工竣而乞言於余余乃爲之據其

直無需贖鍰且自相勾攝四境帖然邑後髦士舊知向學苦
無師傅公暇時每進於庭士習烝烝丕變至一切廩餼錫賚
之類悉以時給並從優厚邑介萬山之中萑苻之盜倏來倏
往莫可究詰兼比歲不登刼篋公行民甚苦之公申保甲之
法下緝捕之令矣已又思核其實杜其源凡以公事至庭者
輒詢其里中人淑慝生業而籍記之諸偷兒如在阿堵中未
嘗不知有犯則按籍而治無漏網無冤誣又念飢寒之始由
於奢靡而服飾有禁讌飲有禁奇巧淫冶有嚴禁至於敦行
砥節孤介特立卓爲月旦所推邈者則式廬造請不以分位
體貌拘七載之間善政莫可縷悉而總之以真實惻怛之心
布敦大澤厚之政究至政清刑簡爰書無大辟一人詩云豈

之累蓋困憊不能支前令茲土者擊斷以爲能四面畢張屨
弱何所用命安邱馬令君至始一舉而更新之急之後利用
寬安邱于是善爲理矣公當其際而席休靜之遺有如厭威
法而喜紛更于暴割何有顧沉機重發操法恕施守畫一布
舊章務酌時宜而便境內先是市井無賴子附宗人爲羽翼
禦鄉人而魚肉之又城社神奸以告密爲奇貨聞右循牆而
走幸亾及其斫斨公曰耨不亟則莠將害苗亾寧以姑息故
困吾赤子乃竊巢藪得渠魁數十人壹以重典繩之豪黨立
盡一二未盡者亾去人人屏息且懼罪而遠逸矣然而非公
雅意也公之意務在與民休息急教化而緩誅求居常洞重
門屏闔者編氓自山谷至率如家人父子持令案而得盡言

梗槩如此異日者公策勛旂常垂之于禩迺其事業宦績所自始必有彤管書之者余何贅焉

高平邑令豫凡王公去思碑記

馮養志

公治高平縣六年上計者再會廟堂振淹滯簡一時郡邑之最待次天宮首下弓旌則自茲始公既有成命不宿而戒朝車于時舉邑皇皇戀公不忍舍去相與當車啼泣自邑郭屬之境外亡慮數百千人擁塞如關輒不得進公亦爲之停車勞慰淫淫涕下沾衣也去之二年邑父老子弟思公不已介耆民邵雲鵬等過而問計不佞願乞一言紀公德將伐石而勒之而亭之五父之衢俾夫出者入者遊而憩者一舉目而公如在焉而後吾儕之思可慰也不佞家食浸久公之行事

莫便已已稽賦稅曰徵輸亾藝卽潔已同歸厲民自大戶直
徵收顛覆相繼吾不能驟蠲其役若之何重困之置櫝于門
令納者自輸之櫝大戶第令以時銷解總括而會計之卽有
羨贏分毫不及筭庫事畢寧室歲省可數千金客以其私爲
公謀惡用見卯而求旦邑故稅商革矣徵里甲革矣役肆市
隸之官革矣一切亾名之費僅僅于此佐之不則悉取諸宮
中猶恐不贍必貊而後可也公曰客休矣吾不能以脂膏填
巨壑卽諸供億亾所出愈益堅守成言乃謝交遊縣書邑門
客自四方來者勿闌入或怏怏有後語若罔聞知自採權役
興地方騷屑已甚逞以部造不中尺幅罰及守臣各邑惴惴
有戒心必饜諸寺人而後可公曰長此安極吾知勤所事備

又以時周行部中延見三老詢所疾苦而次第行之費之公
經起於多訟是邑也程伯子之過化而堯舜禹之更都也豈
其不講于禮讓而好短長申令民間諸以訟牒來者悉罷不
爲理必不可罷者牒至而質成衷則衷辟則辟明見鵠鳴之
曉深探罔象之珠卽有神奸未爲之魁久之訟者罕至肺石
虛無人獄故多寃趙孟陽賀一宰皆以株連而陷大辟廉得
其狀關白當事者改從城旦春諸上大夫有不決之詞又一
一移公待理矣故事機行保甲率取應文新令未申伏莽者
或竊發公至而長太息母令星星者燎原躬歷四境聯什伍
警于振盜有左驗必誅餘則與之更始于是鷁冠盡脫淵藪
悉夷會有令城城在事者役方興而得代于時事屬創舉境

莫便已已稽賦稅日徵輸公雲創黎已同

以掩暴骨凡此皆公精意于民視其刊病若在軀體間也是

不波難以希時好矣公獨循理亡害亡用已亡矜名可以得上知而不必爲可以不得上知而不必不爲有所中譏而不爲阻有所中忌而不爲懼誠心直道六載如一無根而固循吏之效可槩睹矣蓋嘗肝衡古昔而知漢神雀五鳳間吏治特盛天子爲下璽書勞賜且往往徵入爲公卿其吏民亦皆信愛懷思相與俎豆之迄于今不絕也則竊意其人必有蹕絕詭跡之事爲當世所豔而史之稱之曰廩廩德讓君子而已夷考其事仲卿廉平不苛次公用寬和爲名勞來循行以富蓄積則渤海之治也出入阡陌爲民興利則南陽之理也蓋汲及鰥寡煩及泉渠細及韭薑菱芡之收賤及牛犢鷄豚之畜屑屑盡心焉無他奇也若其並時之吏摧彊抑暴成不

上供足矣失得有命諸寺人何有焉會權使乘傳南至中以
危言鑿關拒之迄不爲動已而亾事然後知公之誠信格上
可貫神明也暇則修明古文禮樂之事周視廟學撤其敝者
悉新之拓路而南樹以綽楔甚偉歲時程督諸弟子殿最有
差諸弟子以經術起家率其高等比入謁亾論高下等禮之
先是公至茲時適苦旱旣而彌甚人皆以爲憂公曰亾憂吾
當爲父老子弟取兩竭誠露禱以萬民請命於皇天頃之甘
澍遍四郊歲不爲害則曰久旱之後得無穡不及時者乎則
饑者乎發粟賑貸人人果其腹而後卽安疫作出俸具藥餌
遣使就療之其饑疫不救率四外流人又令里置義塚一區
以掩暴骨凡此皆公精意于民視其利病若在飢體間也是

以供之誅求方劇乃或益之以無道於是乎民無所賴而犯
者靡不爲矣陵川夙稱難治嘉靖甲申天官簡於衆以任邱
袁子淮蒞茲土甫一歲俗鄙變而雅民獷變而良袁子歷遷
淮安迄今丙申凡十年民愈愛而愈思之者民李泣徐澣刻
石頌德而都生王生婁生狀厥政或謂仁義不如刑法忠信
劣於智術乃讐言哉袁子勸闢田教勤耕示之本申祖訓示
之恭去貪放猾示之法祀賢廣教示之禮緩征禁索示之靜
詩云如墳如篴如璋如珪牖民孔易民性本淳政本中則勿
作聰明勿便已私勿求赫赫名勿曲取以厲民嗚呼斯道可
以平天下於一令乎何有

楊公去思碑記

安陽集

崔銑

撓之威遠衆用察表難測之知此其奇政多矣而傳循吏者顧必取焉卽如做理劇禁奸卓乎足述亦弗列于虞虞之流豈非以循良之政第取綏睦化俗之所事奇也哉公雖以遷秩行于宦不爲鼎貴乃旣去而能使人繫思之久而益切也是公論不在上而在下也向令意不在民政斬炫俗吾恐赫赫之名易就而蚩蚩之衆難欺卽一旦都顯仕明得意矣民亦視之若蘧廬彼夫桐鄉之奉嘗畏壘之尸祝何以稱焉君子考得失之林知不以彼易此矣公諱省身字惟誠河南西華縣人舉戊戌進士

陵川令袁公遺愛記

崔銑

康謠曰如保赤子孔氏之徒廣之曰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

以保之誠心方劇乃或益之以無道公之

非以厲民禍者慕者也非以媚上揚子誠愛結於民民誠享
曰粵歲癸酉宵星虛民祀其侯屋渠渠屋渠渠兮民樂只亦
有民歌推不去銑憤會著五吏書撫實作碑示楷模於乎有
官勿謂民可愚於乎有官勿謂民可愚

澤郡守王公孕長祠堂記

苗胙土

今上改元之四年歲在辛未王公移遼州守守澤四載以同
轉運遷秩去茲且蒞河南郡太守晉副憲矣公之勞動久而
彌顯澤人之思公久而彌篤廼創祠堂一以爲公祈福一以
爲澤人之不忘公也憶辛未壬申寇來予讀禮已從諸紳士
後日與公從事城頭具知公初尹武鄉尹翼城守遼州三轉
皆晉地所至有聲而公泊如也治澤一如治三郡邑而四載
拮据十七禦寇則所遇之難百倍於治三郡邑不遇盤根錯

楊子子器去高平十有八年高平民申鐸周增而下數百人
立祠於建寧鎮祀之鎮有先聖廟宋程子伯淳作楊子嘗修
之祠列東廡下循哉楊子之政也刈胥猾破書手好事無枉
且暴撤蔽也均賦役廣儲峙歲省耕歛給其乏詔遷民兵實
邊奏已之普養也修學者再設鄉學者九十申道誼發經訓
崇教也修社祭圖祀先之儀明禋也石洞能風民駭行禱取
紙覆孔噓且吸日噉通谷驗乃塞禁釋道毀淫祠俾民無僭
制正俗也去官知僕嘗賄治之責友不告行却贖金屬操也
鄺戶遂殺賈取其貲賈父誣店主白其冤殺鄺戶同謀者十
餘家鄺戶積歲殺四十賈取貲累千照獄也夫吏者牧者也
非以厲民禍者慕者也非以媚上楊子誠愛結於民民誠享

公矣既而賊去兵來中貴總裁接踵以至索餉徵芟坐食城
市其視州牧以下如廝養公妙有竅會能使爲戰守之用不
令怒亦不令喜事以濟而軍以行雖所費不訾宗紳士庶捐
輸於常賦之外而公補其所不給卒以無譁於今桑田如昔
雉堞依然伊誰之力乎上功曰最主爵遷使佐轉運可以慰
勞臣之氣哉公今逐寇河南一用其所未足較方州之事權
威望豈止倍蓰登高而呼則應之者疾也功成必有以報公
矣事有不可不忘者有不可忘者臣之有功於國惟恐其不
忘也易云王臣蹇蹇公故不敢言勞竟忘之矣人之有德於
我惟恐其忘也詩云勿剪勿拜則此畏壘之垣墉不改爲我
春爲我秋者又豈可忘乎余從澤人之請述所睹記信服之

節無以別利器豈造物投艱以益公歟將澤有天幸以公活我百姓歟以余耳目所覩記澤人士所信服其推心接物是公之醇德也案無留牘是公之敏捷也金矢無擾是公之廉潔也顰笑不私是公之沉密也狐鼠縮項是公之威肅也出納惟平是公之貞惠也然余所爲公稱難爲澤人稱慶爲屬邑之邱壠族里廬舍荷保全者尤在禦寇一事流寇自秦渡河闌入晉地連陷多邑殺人盈野澤故無兵卽衛署亦僅存空籍撫標鞭短監司張空拳應援二三弁營尾賊而不見賊見不殺賊援兵絕望獨剩孤城大鎮累屠萬家之竈無煙火公躬率宗紳士庶經營城守規畫詳明舉夫搜奸宄恤庶士慎刀斗嚴偵探諸事確有勝畫如招集健兒則登陴有人設

意濫刑不當其罪小過而大懲甲怒而移之乙也詩云
當其罪荆榛不犯非我所致卽斧質日事誰其懲焉吾子其
年茂才於一邑何有弊政體民情猶須裁察斯措置不謬而
張弛中窾古人有言不剛不柔敷政優優以子通於詩故數
舉其詞告之毋謂余文墨者言之迂也泉南郭君獨稱子不
輟口與余得之人言者殊異郭君忠厚如此待子更調頌聲
於京師當復爲言以賀

地震祭告文

明世宗

明嘉靖三十五年歲次丙辰二月二十九日皇帝遣戶部左
侍郎鄒守愚致祭於南山之神海瀆之神曰維神受命上帝
奠鎮一方茲者山西蒲解澤臨汾臨晉翼城聞喜襄陵靈石
安邑榮河平陸高平芮城夏等州縣及河東運司各因地震

畧如此王公諱孕長北直吳橋縣人

與高平令衛子書

王維楨

客自晉中來者頗稱高平之政崇慈悲務寬大煦煦然有古
愷悌君子之遺余甚嘉之顧獨念近世人情竒黠獯巧故治
隨之變至宏治正德相接人情尚未甚澆故政宜敦大迨於
今閱五六十歲矣天道三年一小變三十年一大變則人情
推移可知也故禮貌之遇士夫恩惠之結善類刑威之待邪
慝斯三者從古善治莫之能易也若一槩量物不別等級不
辨良惡則善人解體而凶人掉臂積久而名敗卽能改服振
嚴百姓弗憚何者習故也世亦有主嚴治者君子又非之放
意濫刑不當其罪小過而大懲甲怒而移之乙也詩云魚網

題郝伯常帛書後

宋 濂

霜落風高恣所如歸期回首是春初上林天子援弓繳窮海
鼎臣有帛書中統十五年九月一日放鴈獲者勿殺國信大
使郝經書於真州忠勇軍營新館右郝文忠公帛書五十九
字博二尺高五寸背有陵川郝氏印方一寸文透於面可辨
識蓋中統元年三月辛卯欲告卽位定和議於宋妙鑑廷臣
惟公最宜四月丁未授公翰林侍讀學士佩金虎符充國信
使以行宋相賈似道拘留儀徵不遣至元十一年六月庚申
下詔伐宋問執行人之罪時公在儀徵已十五載以音問久
不通乃以九月甲戌用蠟丸帛書親繫鴈足祝之北飛十二
月丙辰伯顏南征之師竟渡大江十二年二月庚午似道懼

接連千里響聲如雷震倒房舍壓死人民不計其數惟茲災
變異常余深用惶惻特遣大臣敬齋香帛往詣祭告伏冀神
明贊天敷祐幹旋化機潛消刦難錫福生民地方其永賴焉
謹告

祭南山神文

鄒守愚

嘉靖三十五年二月二十九日戶部侍郎鄒守愚率兵備副
使汪來都指揮王玉致祭於南山之神海濱之神曰天子明
聖道在位天地而撫神人宵旰憂勤期臻盛化廼者地震之
異出於非常聖心惻焉懼神之不安於居也不以余爲不肖
亟遣以告於神適然之變母亦出於數而不可逃者邪神其
毋或震驚又知神之顯靈於茲土以余爲善虔請於神冀錫

南曾無一人如鴈之嘆遂興師伐宋皆好事傳會之談而不知有信史在也續修元史既錄詩入公傳今復書歲月先後於卷末以見鴈果傳書云

澤州大堂銘

馮 瑗

環境千里置府以治州亞於府建官次之有臨乎上有仰乎下凡爾所職承流宣化蚩蚩者氓休戚在爾心誠求之如保赤子無妨其穡乃衣乃食無殫其力乃休乃逸興舉學教恭敢神祇獄訟必平賦稅必時毋縱民厲毋侈貨黷維仁維清如冰如玉如繩之直如鑑之明豈弟君子懋永令名萬曆二十八年立石

靜齋記

方孝孺

命總管段佑送公歸國三月虞人始獲鴈於汴梁金明池四月公至燕都而七月辛未遂卒年僅五十三爾其書中統十五年卽至元十一年南北隔絕但知建元爲中統也十二年正月甲申宋亡帛書爲安豐教授王時中所得延祐五年春集賢學士郭貫出持淮西使節獲見焉遂奏於朝勅中使取之十一月太保曲出集賢大學士李邦寧以其書上仁宗詔裝潢成卷翰林集賢文臣各題識之藏諸東觀而王約吳澄袁桷蔡文淵李源道鄧文原虞集皆有所作矣昔蘇武使匈奴匈奴詭稱武死漢昭帝使使者諭云天子射上林得鴈足有帛書言武牧羝澤中武因獲還此蓋一時假托之辭非有事實也今當一介行使不通之際鴈乃遠離繒繳而以公書

物靜則明動則眩子不見夫鑑乎新始大小畢應者以其靜

娛目者得無願有之乎人惟無欲視寶貨猶瓦礫也視車馬
猶草芥也視鼓吹猶蛙蟬之嚮也心安往而不靜子有欲之
之心存雖欲靜而明得乎余聞其言始駭而悟退而養吾心
三年果與老人無異今也雖處於廊廟之上置余於寶藏之
中余心未嘗動也是非情僞紛錯乎前而應之未嘗勞也郝
君之爲是職與游乎市者略同矣而人咸以無欲稱之庶幾
知靜者乎苟能無欲雖手執筆而聽訟口斷曲直而目察銖
兩中之寂然者未嘗少變也奚必處一室而後能靜乎浦江
俗好淳古異人材士必有隱於市者郝君密求而問焉其必
以余言爲然矣

通判廳右記

歸有光

陵川郝君仲安治關市之征於浦江恐夫躁心煩慮之不足以應物也闢小齋於公署之旁陳書史於左右公退則欹膝澄坐以養心名之曰靜齋而頌得予言夫靜之爲學著於易述於禮而大備於濂洛諸君子之書人皆誦之余不敢以爲郝君告然余少時嘗從諸先生遊於市修衢廣巷車馬往來鼓吹溢耳珠玉錦繡之肆交陳乎前余憧憧而行不知其所底及暮而歸失道者數四至家而思之凡觸乎目者漫不能記而老生坐爲人言所遇馬幾蹄車幾輪鼓吹幾部道中人語者歌者所語何言所歌何辭何爲道以行行凡幾里皆識之無所失余大驚以問老人曰子知子之所由忘乎心之爲物靜則明動則眩子不見夫鑑乎妍媸大小畢應者以其靜

煥目者得無顧有之乎人惟無欲視實貴誠無私無私則靜老人曰

不獲答一入吏胥亦稍稍避去余時獨步空庭槐花黃落遍
事欲考前官姓名以請於聖因問王君行事無知者一
不能言之謂王君於馬政不孰何閒居不極楚人頗似吾君
侯若求其所建明抉摘無有也而郡人至今稱官之有遺愛
於民者莫逾王君余尤自喜顧何以能比迹前賢抑王君之
居此者九年而余以疎愚度不能容於世老病侵尋不久且
告去矣王君名雲衢字道亭山西高平人以國子上舍來調
嘉靖三十八年至迨嘉靖三十六年始遷潤州丞以去余蘇
州崑山人其諸前賢之名闕於所不知故不書

勸農亭記

縣志

張鵬雲

冀州厥田中中在昔民淳風穆率力南畝民不逸而官不勞
百室之盈歲其有也我明分宇置庸泣故山樞璽輝之舊市
屋逐末而城郭以外耕農者十之九歲豐則比屋殷實卽年

順德府故有通判一員其後復設一員責以馬之政而隸其職於太僕寺自國初使民戶養馬議者謂雖行之而善猶不免襲宋熙寧保甲之弊法未見馬之善政而先以疲畿內之民其後此法亦益敝不可復振而有官或以擾民反若贅疣然隆慶二年秋余自吳興來遷今少司徒趙公以巡撫在浙過辭之趙公乃郡人爲言此官於今惟以無事爲得職余歎其真長者之言余病不能來明年五月始至趙公自司徒出董淮漕時尚在家見其言如初於是余居邢之三月益有味其言之也蓋河北之民困久矣不當復擾以馬之事第奉行文書之外日閉門以謝九邑之人使無至者簿書一切稀簡不輟答一人吏胥亦稍稍遜去余時獨步空庭槐花黃落遍

能言之謂王君於馬政不獨可謂之賢余既聞

乎已復念力閑而志精時裕而易荒卽不沉於食而用之益
猶甚於耗也乃於庭閒之時四出巡勸斥去一切儀從甬巾
儒服乘小力執雨蓋周歷於窮簷荒陬之中見者莫知爲縣
官召父老問田事始囁嚅不敢進公曰勿懼吾正不以令長
懼爾也相與講桑麻禾黍以及天時地利人力之事真切詳
切若主伯亞旅然久之農老上粗糲山茗未嘗不舉箸日較
陰暈晴聞者悉唯諾泣下公善遣而之他南阡北陌皆然公
之趾遍郊埜惟玉井距縣纔十里公送迎必止是止必勸農
諸鄉有疾痛抑鬱必于田畔告理無有不自未幾以最調陽
曲去公去而攀送百里民猶依戀焉閱三月羣議建勸農亭
亭成而公之政教與千萬人之精神俱在矣鄉人佩公詔戒

不順成而囊橐之餘積猶足相啖未聞枕餽葇而散四方者
萬泰之季漸囂俗習奢靡且多競訟用是耒耜釋而疆場蕪
民且有饑食矣豈盡歲時爲咎土不可澤而政未足達耶有
司計與世浮沉墜野非其所注意彼登樞履要之後聲華赫
奕夫誰稽其民之盈歉乎而瞻明公之令是邑也殊不然公
議經國大計撫原臚又識維垣根本調停濡沫計無首重民
事惟是競靡以耗其用別務以分其力亂馳以嬉其時而農
之政廢猶是山樞蟋蟀之舊也輕薄狙詐爲上官厭而饑餓
流徙復爲上官惜于是乎長平失其舊矣公重本源而善以
調其理服食無兼品館舍無重褥剔浮習雅以正其趨而民
之用不耗城堡不派葺驛遞不食役委婉設處以應其紛而

下聖人不爲況四十萬乎然迎戰長平謀困力竭解甲伏降
遠令趙滅固其子也當夫戍守雁門鼓技奮庸虜懾鋒銷曾
使趙重非其子耶秦暴起殘趙衰括畧子生不辰乃遭其屯
千秋億載爲汝含冤秦也起也疇與之憐迨夫咸陽三月之
火驪山一炬之烟新安降卒之骨望夷齋日之壇出爾反爾
天道好還子又惡足憾耶顧夫列星瑞鳳殆子所化師帥王
公殆子迭生又豈有終負屈於此之理耶文不足發子其享
之

旱魃解

李維楨

繁峙女恠或以爲旱魃非也雲漢之雅曰旱魃爲虐傳旱神
也箋旱氣生魃而害益甚疏引神異經曰南方有人長二三

人無遺力地無遺利間有惰農者出觀斯亭不肅然耶周禮
司稼掌巡邦野以辨種稂周知其民與其所宜而召伯巡行
南國憇茨其棠愛慕者至不忍翦拜今公至誠惻怛去後令
人思茲亭之建其亦其棠之遺愛乎俗吏矯偽以沽名愚民
緣飾以奉上則忘亦竟忘之矣公諱景新號瞻明貴州思南
府人由進士令茲令一年調陽曲民之不忘如此若其操冰
蘖嚴吏胥滌宿弊興斯文善政載生祠中茲不復贅總之不
出民事爲第一耳

弔頭顱廟文

管

律

高平

嘉靖紀元歲舍戊子時維十月農事方已芸莊子管律訪古
遺踪出城西隅曉野烟之漠漠履原草之萋萋風烏烏兮如
下聖人不爲况四十萬乎然則職長下

時則有下八伐上之病後漢書五行志同而引雒陽上西門
外女子生兒兩頭異肩共胸又引劉倉妻生男兩頭共身以
前一事爲董卓之應魃主旱而兩漢志主恒陰其不合愈較
然矣前漢書傳又言凡草木之類謂之妖妖猶天胎言尙微
蟲豸之類謂之孽孽則牙孽矣及六畜謂之旼言其著也及
人謂之痾痾病貌言寢深也故此文怪謂之人痾其災異在
山東牛怪上

今澤州每以生兒不全之母爲魃母聚衆用水淋澆致傷生命此文正足藥俗

劉宮詹文集序

夫翰苑之爲文非進言於君則口代天言者也進言於君者
當正直以和而弔詭尙奇有所不用口代天言者當惇大以
則馳騁縱橫有所不爲故操觚之士欲取法咎謨說命高矣

尺袒身而日在頂上走行如風名曰魃所見之國赤地千里
一名旱母遇者得之投壩中即死旱災消此言旱神蓋是鬼
魃之物不必生於南方可以爲南人所執獲也韋曜毛詩問
曰旱魃傳曰天旱鬼箋曰旱氣生魃天有常神人死爲鬼不
審旱氣生魃柰何荅曰魃鬼人形眼在頂上天生此物則將
旱天欲爲災何所不生而云有常神耶藝文類聚引神異經
語又云一名貉檢韻書說文曰旱鬼也周禮有赤魃氏或作
媛文字指歸云女媛禿無髮所居之處天不雨周禮赤魃一
作媛按此則旱魃神鬼之屬不產於人今女乃人產不合也
魃目必在頂俗謂天恐雨下傷其目故旱今日不在頂不合
也馬端臨文獻通考齊後王時死魃面頂各二目列之人病

皇仁孝之心既難盡達萬古君臣之分又難踰越先生議別
建一廟以盡展親之禮無如魯傳公之躋閔公也儼若春秋
書法矣先生文名方盛大小臣工承恩晉秩以及出使省禁
稱觴致祝咸欲得一言以爲重先生隨其人應之德勝位雖
下僚隱士必榮以華衮位勝德雖尊官高爵不飾以丹青其
見於詩歌賦頌者亦然大抵詩多應制故其體取法初唐以
沈宋爲入門至於征行贈別則體物叙情格韻清新華實兩
稱直當接武錢郎在精于唐律者自能評之先生年踰不惑
以居喪過戚溍焉謝世其嗣子計部未離襁褓今在南都政
暇乃蒐其遺篋其得詩文十六卷付之梓人而遣使來徵序
某辱先生拔之禮闈馳驅中外餘四十年愧無尺寸樹立以

然世代古遠未易追也欲近學唐宋易耳然風會日流恐益下也於是乎斟酌兩漢之間取其醇厚質實者以爲矩矱而於應酬之文無關廊廟者稍稍恣其意之所欲言窮其才之所可至是爲詞林格外非內篇也吾師高平劉先生賦才穎異卓冠人倫志學之年便通三經十六魁鄉榜二十成進士讀書中秘以彼其才卽驅五臺大行以爲筆鋒激龍門砥柱以爲波瀾自其能事而先生俯首功令鋪張治道其爲文穆如也燦如也任纂修則明其典章叙其品秩稽其財賦法度註其損益因革其詞核注起居則仰察宵旰詳載咨詢紀其都俞吁咈昭其進退用舍其詞嚴此乃國家化成天下之文非一人之私文也至侍講幄則自唐虞以歷商周所以緝熙

以爲幸子英是以得止曰
守有爲者其爲人敦厚謹
王蓋有德之士也始以進
平巡按于江右又嘗審刑
縣所至政聲籍籍著人耳
者無間言亦非煦煦以要
之才德所爲信于人人而
雖然按察卽古之外臺視
也均有激揚之司也又均
子英之在內臺其聞譽彰
彰如是則長憲於名藩表
位豈復有他道哉舉斯心
使貪者警而廉者勸弱者
立而強者懾威惠並行風
聲流聞

報知遇今老矣何能爲然同門翰苑諸君子俱已化爲異物
僅遺二三兄弟某齒爲長序何能辭嗚呼景行龍門者以得
御車爲幸何況親受麟經者豈不以附驥爲榮某知昌黎之
能鑄李漢未見元晏之能重三都也三復遺編徒增慨慕崇
正三年仲春書

贈憲使原君之官江右序

商輅

國家分天下爲十三布政司以當旬宣之寄又設按察司于
各布政使司以任繩糾之責所爲振肅紀綱維持化理之意
詳且備矣憲使爲一司之長號令之所自出刑政之所由施
非有守有爲足以表率乎羣僚而風動乎一方者曷能稱是
任而無負哉監察御史陽城原君子英以盛選拜江西按察

丈飛騰而去朝廷聞之加封顯聖王金明昌壬子歲自冬經
春不雨民廢稼事劉村許福懇禱祠前出三門東隅徬徨四
顧忽有大蛇丈餘隨出步武間赤睛元吻縞色花紋盤屈不
動就福外蹠摩拭面目似有所告福驚懼曰龍神見怒如此
小民焉敢禱請言畢引首上東廡延及門裏下舞亭卽化滅
不見遂獲大雨霑足許福感其靈異膽斷碣舊文請雙溪遺
老韓仕倩爲記碑刻現存時泰和二年中秋前三日也迨夫
聖朝歷年愈久靈異愈應勅有司每歲四月初三日備牲體
致祭載在祀典舊祠僅三間五架皆木柱隘狹不堪奉祀天
順庚辰邑宰湖廣黃岡劉公以文字彥章欲恢神宇創塑神
像令增村耆民凌謙董治其事重建前後二殿俱五間七架

以無負聖天子之所簡拔士君子之所屬望則子英之才德著矣而江右之人所以愛慕之者益至而稱道之者益無間矣刑部主事范鏞監察御史楊瑄皆江右士也子英行率同寅諸公徵予言爲贈因序此以復子英其益懋哉

白龍神祠記

楊繼宗

陽城邑治西北岡地名崦山自唐武后長壽壬戌歲肇有白龍神祠其神變化無窮隱顯莫測或示真形或託白兔或化素蛇大則長數丈小則盈尺寸興雲致雨旱禱則應爲一方福地此建祠奉祀之始也暨中宗復位之年歲舍乙巳天下亢暘靈驗大現故改元神龍上遣衆臣降香賜服賜封爲應聖侯及昭宗光化戊午進封普濟王五季之時周世宗顯德

丈飛騰而去朝廷聞之加封顯聖王金明昌中

其他慢視虐民之狀其才之庸陋二公亦不待言也
書事之始末爲記俾吏斯土者知事神治民之道云

贈衛孝子詩序

楊繼宗

孝子衛瑄字廷璧陽耆民衛福之子母賈氏成化三
年卒廷璧廬于墓側不食滋味唯疏食飲水而已將
及大祥邑中被盜官銀搜捕甚急有誣孝子盜銀者邑
令遣人縛至廳推究不得其情桎手桎足將收下獄從
容拷訊忽爾雲氣陰合白晝如夜須臾迅雷掣電烈
風甚雨交作不已衆謂天見孝子被誣發此震怒之
異也邑令聞之內顧倉皇釋刑具放廷璧歸廬是夕
徹曉月白風清列宿宣朗黑夜如晝衆又謂天見孝
子脫獄發此開霽之祥也吁孝足以動天地感鬼神
化強暴格鳥獸孕草木詎不信夫禪除之日邑令因
前疑

易以石柱後殿始立劉公致政榮歸前殿落成凌謙棄世仍
令乃子凌玘祇服厥事成化乙未冬適陝右靈臺史公書宇
獻章以名進士來宰吾邑凡事神治民之事靡不備舉向之
神祠壇塲學校公廨郵驛傾頽者葺理之未完者悉成就之
名雖重修功同創始而斯祠之廟貌神像煥然維新玘請爲
記以傳永遠予惟事神治民有司大事能盡之者百無一二
先令劉公事神可謂敬矣今史公之事神愈致其敬劉公之
治民可謂勤矣今史公之治民愈極其勤前後得人神民胥
慶二公之賢可列循吏雖古卓魯豈能過焉史公歷任甫三
載政平訟理而邑大治民常恐其擢陞而去不得終惠陽邑
之民此公愛民之深而民感戴之至也昔劉公歸時民于本

而補則孝子之
至今人歎慕之今都憲公作衛孝子詩以格天感人爲徵則
孝子之名聞于後世而人歎慕之者不亦猶董生者乎吁孝
子雖未蒙聖朝旌表之典而若不幸然而得蒙都憲公嘉美
之詩其幸又何其大也耶他日觀風者有所承焉則列于志
載于史又可占已若夫孝子之行已有都憲公大手筆在不
敢復贅

蓬州守田侯去思碑

張相進士

宏治紀元之又明年河東陽城田侯振之由尚書戶部郎中
出守蓬州至今宏治歲丁巳田侯職滿而去蓬人挽之不可
留思之不可見舉相告曰疇昔是我衣食田侯賜也今侯去
矣誰其賜之訓我道義田侯惠也今侯去矣誰其惠之與夫

遂不奏請旌表後獲真盜是非廼明予任浙江提刑按察使
蒙陞都憲之京始知其詳已踰十有七載矣弗敢上疏特作
一律以嘉之庶不沒其孝行云

立衛孝子詩碑跋

劉一清 教諭

善之出于誠君子必好之善之出于偽君子未必好之予觀
都憲楊公贈衛孝子廬墓詩序可見矣公當代之名鄉天下
之人望剛廉正直素孚人心忠孝仁慈一本天性其于忠臣
孝子尤篤意好之然亦未嘗濫許所謂惟仁人能好人公之
謂也方孝子廬墓時初非爲脫桎梏之計而上天之感卒應
如響及孝子釋服後亦非敢望孝子之名而仁人之言不求
而獲則孝子之善出于誠而非偽抑可徵矣邑令劉侯嘗得

嘗因水患民多病涉剏建廿四橋往來

皆曰此田侯爲

民便益而設也嘗植柳于城門外數百

近擔負風乎下

者皆曰此田侯爲民避暑而設也他如禱雨而澤復沙洲定
規部運預借濟民糧幾萬餘石與民造福尤多不可縷數民
生旣遂民教可施又以風之自在學欲求民俗之清必敦教
化之本時行詣學集諸生兩階爲之傳道解惑以爲夫子之
道大而能化苟贊其道若譽天地之大褒日月之明非愚則
惑不可犯也又命各置書牕於臨街或漏下二鼓或雞初鳴
雖祁寒盛暑亦往來點試至今燈窓相照科目得人又念廟
學堂庭痺陋感然不寧乃節用以制貨財乘時以儆功役廟
自大成殿以至文昌祠學自明倫堂以至三元榜逾二冬重

盜賊之所息詞訟之所簡戶口之所增賦役之所均煩苛之所去皆賴田侯之力也始吾於田侯見其面今吾於田侯見其心過後思君子得乎于是士民相率立去思碑來索余文以寓其情欲其每接於目使侯不得其心何以逮此蓋侯自濛篆之初深惟蓬民爲撓元年大旱穡人焦勞嘉穀用虞流離瑣尾哀矜久之因語余曰我奉命來守斯土今凋瘵之餘民貧盜起化荒爲穰易沴爲和是至願也然治之在身借曰不清官府之政欲民安盜息本之則無爲之奈何卽以已之廉行已之政利與興之害與除之首及吏胥如諺謂之項頭錢者一洗百餘年之陋習與凡在官者關節下鄉陵鑠小民以占衙門積年民害者咸與除之施發奸摘伏之令盜賊之

樓居先生傳贊

常倫

先生生燕趙不知其世籍族氏所始燕趙故多慷慨故先生少好遊俠談兵擊劍有古豪風云甫弱冠則折節讀書好治百家言尤邃黃老嘗曰近儒而兼釋了一而畢萬毆末而崇本此天道也故嗜之不輟往往自謂傳異人時固有莫信者矣性嗜酒濡醉時輒歌咏若無人輒有非之者弗顧也嘗病免歸田止于樓日飲詠探元理若將終身焉因自號曰樓居云

贊曰鷗鵬之於鷗鷖燕雀之于鴻鵠古之人命之曰自適其適各知其知也觀先生之跡其取適而逃知者與固非數數求滿人者矣先生本樓居號樓居予聞之公孫卿曰仙人好

修悉成立廩以周食圃畦以育蔬權其子母贏且不竭他如
古今善行有關世教者圖表成軸支分節解勸戒小民雖蒙
童亦時教誨及朔望點試勤惰以德化之此田侯未下車人
懼之既下車人悅之今去後而人思之善政若此君子可沒
人之善乎嗚呼在周則燕召伯能布文王之化詩有其歌在
漢則郡守文翁能興學校史有其贊我田侯法古之大侔于
燕化今之績追于蜀故今去任之後士民懷德相率立去思
碑蓋思其人故立其碑立其碑卽見其人也田侯雖去德不
在茲乎銘曰振振田侯鐘秀析城飄飄凌霄甲第早登筮仕
戶曹待漏金門出守蓬萊化洽儀營來思何暮衣食滿簞去
挽莫留政績猶存枳棘已伐蠹賊不侵民不見吏犬無夜驚

未盡者蓋七年之病固非三年之艾所能亟反也已而又問
方塘子曰冗兵不除雖米粟如山弗能供也今疲癯老稚咸
隸行伍者則甘峻古城巡邏之兵更番迭上勢如奕棋歲費
行廩不下千鍾何濟于事余乃簡精勤之吏四出治之旬日
間法去數千百人且請于朝募兵當戍甘古分置防守官董
之既有藩籬之固又無糜費之擾吏民不知方塘子經畧之
詳妄意以功歸我良可惡也已而又問方塘子曰河右險遠
先守後戰塢堠之斥牆塹之繕不可弗之講也余乃檄下諸
司各計厥功是故安遠鎮番議城高臺平川議塹山永涼莊
議堡西寧議峽其他修守之事日有議至應酬弗暇秋防在
邇萬一可庇我民勞何計焉於戲此其大較也凡方塘子之

樓居豈謂仙耶

送晉城鍾方塘赴陝叅政序

楊博

嵩州
尚書

余與方塘子俱晉人也乙酉同舉于鄉己丑同舉進士同出
爲縣令斷金之誼合簪之雅蓋不啻鄉閭里黨之私矣始予
自山東來撫甘也方塘子寔先我兩年而至竊自慰曰博無
似深懼辱天子之明命幸有方塘子在必能力救我殆瞽之
有相焉爾矣丙午七月方塘子逆我于永昌之東余因咨所
宜先方塘子曰河右孤懸不通舟楫脫有蟲蝗旱澇之灾胡
以相恤必也其屯田乎余乃講求其故首疏以聞以故酒泉
浩疊之間蕪田開治不下數千百頃且耕且守庶幾乎昔人
湟中之遺緒焉旣而請益方塘子曰飛輓之壞買人之無利
也買人之無利去國之太密也因其勢而利導之必也其恤買

寧侯仇公藩臬將佐都閫請余序以餞方塘之行余遂不辭
鄙僇執筆書之非不知諛修友道也

太清觀新建元武閣記

王國光

吾邑城西北其地最高堪輿家號爲鳳凰頭稍下爲太清觀
大定時勅建也千峰屏列二水帶流蓋勝境云觀中有三清
殿壯麗一方前有四聖閣比年棟摧陞凹繪剝瓦崩久之鞠
爲草萊黃冠王清源忤焉心震乃集諸父老而告之曰此地
荒廢駿奔者其謂之何吾將卽其址以重構閣上尊元武伏
臘謹祀事蓋惟神庇庥吾民惟民報德其宜也于是會材鳩
工躬先諸役始于萬歷癸酉四月迄萬歷乙亥四月告成高
七十尺廣七十尺深四十尺偉而棖題堅而瓴甓翔而簷阿

詔我千縷萬端更僕未易數之方塘子叅政陝藩計日行矣
雖羣索居余當何賴哉竊以贈人以言之義敢爲方塘子報
六朝廷張官置吏凡以爲民也而剛柔寬猛類各不同所以
示政也故周典有春官有秋官夫春陽也未嘗無殺以生物
爲義秋陰也未嘗無生以殺物爲義要之天道人事理一而
已往代官箴姑未暇論今之司寇卽古之秋官外之臬伯亦
秋官也今之宗伯卽古之春官外之藩伯亦春官也方塘子
三歲河右風清弊絕秋官之治亦旣修矣今按部而來也方
將首秦隴次涇邠次潼華徧歷關輔問民疾苦而撫循之勞
來之斯固春官之大方也側聞天子銳意河湟盡括列郡之
民往治邊塹拓還祖宗之故疆甚盛舉也至于經畫調停使
外寧而內弗擾是又諸大夫之責也經曰王命召虎來旬來

嚴而階陛而坐而楯而牖戶舉皆煥然負元冥而拱離陽登
雲霄而燭遐邇通真太行之瓊宮而析城之紫館也清源出私
積佐費居多誠于修祝道流罕儔諸父老往觀休焉遂走使
來京謂余記之因得其狀舉以語客客有問者曰元武之神
籍中載姓字里居及水火內煉之說果然乎曰非余所敢知
也余嘗考之曲禮矣謂後元武北方七宿之象也傳曰龜蛇
是已是故元也者色也北方象之自宋人避諱則易而爲真
武也者兵也龜蛇象之蓋龜蛇鱗介之物也於器爲兵故其
家旌旄之飾俱用焉元武之義取此耳客曰審如是則人何
寵之又安得廟祀徧天下耶曰兵之爲道有禦侮之義有正
之仁所以屏國而衛民也元武以兵爲象者也懲惡禍淫
不假借不肖者懼矣而于吾善民也則或先事以消變或